

項城縣志卷十六

麗藻志五

序跋

風俗通義序

漢應劭邑人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散亂莫知所從漢興與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襍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邱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閒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慣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

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  
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  
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  
天子巡狩至於岱宗覲諸侯見百官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  
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  
人殊服由此言之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嘗以歲八  
月遣輔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  
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閔翁孺子有梗概之  
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  
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闡麗也張竦以為  
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  
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啟之耳昔為齊王畫者五問畫孰最難易曰

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或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矣並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漢泰山太守南頓應劭撰

風俗通義

### 汪氏族譜序

宋朱子新安

新安汪氏其族之貴盛非他族之可倫比推原其所從出蓋自魯成公積德殷厚又得夫人姒氏仁孝慈惠以輔佐之是以仁恩之廣被及生民天厚其報時顯靈異故有遊白兔巖之夢遇虹繞身感而生子焉有汪氏之文在其手遂以名之及長相表奇異志氣超凡仕於魯為上大夫建大功食采邑嗣爵位拜將軍列於六卿司馬郡守縣令者自周至於漢晉唐宋與國匹休逮夫侯之三十

一世孫文和為龍驤將軍始渡江遷會稽今遂家於歙四十四世

孫世華值隋末唐初以討賊有功食邑三千戶進爵為英濟王王之七世孫曰質避黃巢亂遷旌德之新建又三世孫震因省王墓至歛復命其子思立贅居唐模之程氏焉汪氏之族自此而益盛子孫日繁布滿一郡而非他族之所能及也其間累世明經繼居顯要有震登天禧三年進士授司郎中贈少師宗顏登慶歷二年進士任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穀登皇祐五年進士為奉議郎藻登崇寧三年進士為翰林學士一時誥令皆出其手叔詹登崇寧五年進士歷官至朝請大夫司農少卿愷登政和二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若海靖康初詔求知兵者應詔陳言擢居高等官至直祕閣鴻舉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為承奉郎一脈七世咸捷進士第古所未有也其他鼎為御史中丞威震中外世美兼制誥學士貴幸傾朝義容義端以從兄弟而同登甲第若容若思以親兄弟而

並顯當時汪氏仕宦又盛於斯蟬聯簪組輝映先後子孫雖多而尊卑之分截然宗族雖盛而親疏之分昭若春秋祭掃吉凶慶弔衣冠相聚溘乎仁厚之風藹然雍睦之族貧富雖有不齊皆念本同一氣不恃富以欺貧貴賤雖有不敵皆能崇重族誼不以貴而凌賤此汪氏族譜之作所以大有光於世教而視他族為無愧矣為後來者能思先世忠孝勤儉篤厚其慶則其光顯前烈啟迪後人又豈不補於世云淳熙戊申朱熹序

邑汪氏譜

### 虹溪草堂詩序

國朝知縣張宋新陝西

唐以詩取士凡操觚者人人學詩今以制義掄才兼及論表判策故揚風扞雅者絕少迨其成進士倖得館選讀書中秘無以應制罕寡迺始調聲砌字學步邯鄲噫晚矣聞有高標逸士氣帶煙霞情深月露或於美景良辰觸物感懷於以道其性情形諸吟詠一

州一邑所在都有然可稱為風雅宗者亦絕少也余自髮燥心嘗  
仰慕詩人願學未能弱冠採芹粗知吐句究於名選之困評格格  
不入廿六之年歲試領首潘溧陽宗師奇其文召入試院效力見  
宗師與南都友人品評旅壁題句忽然有悟向之格格不入者自  
是冰解矣然而枯肺澀腸音繩韻縛多為閣筆繼思三百篇由聖  
人刑定義關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為政立言何事以閒筆浪墨  
呈醜大方故非朋友見囑大有感懷亦不多作乙丑赴都引見偶  
於友人案頭得彭湘南據經樓詩選內有中州王子位午作丙寅  
承乏項城乃知位午即邑庠文學士也食餼有年久躓秋闈居貧  
自好脩然出塵聞其以春山洗雨樹啼鶯之句見知吳眉庵文宗  
因號春山又聞其以染盡綠苔三月雨之句見知郡侯序入譜牒  
心即想其為人而位午矢澹臺高操不入偃室余以簿書鞅掌未

及延請造廬適以幕內非人半載即掛彈章客邸孤寂始與位午  
相往來拊心自念余牽於世網五斗折腰命不丁辰一官弗耐生  
平所學竟成一夢思人生到此不惟富貴功名不可恃賴即學問  
文章亦難倚憑兼之年當就衰顛毛種種爰焚卻筆硯玩易以參  
造化緇內典以究性宗不欲吟成五字撚斷莖鬚費盡心血而位  
午以春山詩稿見示覽之覺有清氣沁人心脾使邸中胸塵萬斛  
大半掃卻可知湘南文宗郡侯賞鑑自有真也因次數語冠其篇  
云

虹溪草堂詩集

吳氏重增家譜序

樊執中邑人

孔子之作春秋也立乎定哀上邈隱桓其間所見異辭所聞異辭  
所傳聞又異辭如正樂然殘缺者補之失次者序之闕疑傳信後  
世之作史者皆取衷焉而家之有譜亦宜如是戊申歲會一貫吳

表弟感其家舊譜草本不無錯訛時有遺落更定新譜挾以告余  
曰勝朝洪武間南北移民吾吳氏始祖有諱榮諱貴者兄弟二人  
自山東叢林莊遷徙於陳沒俱葬於城北半坡店之西北隅其後  
榮祖之裔居陳貴祖之裔居項之城後自是散居兩地嗣派世遠  
無可查攷姑付之傳聞之例今據所見所聞者居陳自尚明尚可  
而下居項自江祖海祖而下按次繪圖支分派別冀垂久遠愧無  
弁言恐無所借以傳余唯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史以傳信亦  
以闕疑譜不留疑乃以示信吳氏之在山左簪纓世家聲著寰宇  
然扳援華胄附會名賢未免先靈含羞彼郭崇韜拜汾陽之墓何  
如狄武襄卻梁公之圖豪傑挺生豈必親承前哲而其實先人陰  
德默默之積也遠矣固不皆以赫奕稱也會一承先人公直遺緒  
念水源木本之意就舊譜而正其錯訛補其遺漏立法為圖墳墓



則昭穆累累世派則後先秩秩一縱一橫各相表裏互為詳略有闕疑無留疑雖踵事增華將來有待而支派昭垂釐然可以信今而傳後嗚呼吾父吾祖吾之所見者也曾高以上吾之所聞吾之所傳聞者也所見所聞者可憑而其所傳聞者難知立乎定哀以上邈隱桓聖人不過據國史所書核其可信者耳而况茫無所藉如家乘者哉會一謂余雖未得班列史氏而金石之刻亦時見於泉石煙霞之士且以為余繫世親久深知其意也因請一言以弁其首余喜其敬宗收族之意可為初起家者訓也謹沐手為之序

讀孫徵君年譜書後

樊執中

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今生余於百年前果得登夏峯之堂與一時從遊者相周旋尚未知志趣何似乃今讀其年譜偏若先生飲我以和食我以德徘徊於景星慶雲之

下而瞻望弗及嗚呼人心各有一天天不變故心不變以天招天則雖電光石火亦未始不欲與離明相比附無他南北海千百世心無不同無不同斯無不悅也憶余辛酉赴省應試是時滇南趙藩憲立果行堂以造士而睢陽湯子大山與其選大山固文正公曾孫也余得以友其人因以溯其家學淵源而所謂孫徵君者固已往來於余心而不置矣然時恨不得見其書觀其言論行事以為激發之一助歲乙亥黃世兄諱景憲者館於忠義冢極駕過余其祖載公太翁先生徵君高弟也詢其家傳云有徵君年譜理學宗傳兩書並有徵君親筆贈太翁詩一首論學一則余借觀焉即慨然許諾授而讀之其言不出日用平常而循之可以窮神達化其行隨處體認天理而謙光虛懷九十餘年常若不及以忠孝豪傑作骨以時中大成立標而總求其原於天舉千百年分門異派

皆為排難解紛要歸於一致自有宋以來理學中又闢一大同世界蓋六百年於此矣顧嘗論之以為使先生用於天啟崇禎之間甯不足以旋轉乾坤再造生民今文章事業不得專美於前然而天地閉矣先生必不用即用矣亦不過與周左諸君子共充臬宦之一飽日星雲漢間有先生而收勝朝二百餘年文運之終開盛代千百世文運之始責將誰屬且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天民必不出此也嗚呼人者天地之心也天當窮陰沍寒之時而生意不息先生以一人而為有明二祖列宗尊賢育士之報天心固然即我盛朝定鼎其間氣磅礴鬱積一時大人君子應運而出尚得以先生為模範又可見天心至公視兩朝如一家也先生真不朽矣余於性命之學且不能窺管中之一豹然而先生非有勢位榮我而此心終戀戀而不去者一隙之天當亦先生所

不棄也因沐手敬跋以志景慕云

以上歷古堂集

跋魏陸使君墓誌

馮敏昌 欽州

右陸使君墓誌并蓋石俱方廣今尺二尺五寸厚俱三寸蓋上篆魏故涇州刺史淮陽男陸使君墓誌之銘十六字字方三寸陰文凸起體亦奇古蓋上四隅有鐵柱類以挽合上下者誌字大可四分而磨滅殆盡惟首行魏故使持節字諸軍事字涇州刺史淮陽男陸使君墓誌銘字次行鉅鹿郡開國公之子也等字粗可辨識餘行上下或一二字而已緣村民以捶布故甚磨滅惟誌後側面別刻一行云前涼州刺史兼吏部郎中陳郡袁翻字景翔制銘十九字字大可八分極精妙可愛尚無剝損按此誌名字年載無存然考魏書陸侯傳後附子孫諸傳內一篇云叡長子希道字洪度有風貌美鬚髯歷覽經史頗有文致初拜中散遷通直郎坐父事

徙於遼西後得還從征自效以軍功拜給事遷司徒記室司空主簿征南將軍元英攻蕭衍司州以希道為副及克義陽以功賜爵淮陽男拜諫議大夫以學闡今古參議新令轉廷尉少卿加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以本將軍轉梁州刺史希道頻表辭免又除東夏州刺史不拜轉北中郎將遷前將軍鄆州刺史希道善於馭邊甚有威略轉平西將軍涇州刺史正光四年卒官贈撫軍將軍定州刺史希道有六子云云今按誌謂涇州刺史淮陽男者與傳正同又誌云鉅鹿郡開國公之子者蓋其父叡曾封此爵亦見叡傳而此誌即陸希道誌石也傳稱正光四年卒官則此誌固正光間物矣且魏書并有袁翻傳略云翻少以才學擅美由著作佐郎歷官至涼州刺史還拜吏部郎中出為齊州刺史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并掌文翰才學名重魏碑誌皆

不著撰人名氏此并著其字者因翻有大名愛重之談書以為光

美耳

孟縣志

四書三畏詁略自序

近山居士邑人

宇宙一天也即一理也天理之見端為氣天理之真宰為誠天理之靈妙為鬼神天理之寄於人心為性為命天理之著於百為為道為法天理之徵於事境於其順逆分而為禍為福甚哉天理之體物而不遺也惟是天理一而淆之者不免於百天理全而虧之者不保其半學人用功之要先在於有所畏而後淆天理者日遠虧天理者日稀畏之功用大矣哉淺學者不知天理之關係每始於修悖之微而終於吉凶之大於是乎無所忌憚日蹈於自作之不可違是言心性言知行莫要於言畏天也三畏詁略一書即四書聖賢之言而力為闡發聾者可警聵者可動聖人與民同患之

言斷非迂闊天理昭布森列之象斷非元渺人世惠迪從逆之故  
斷無參差善乎先儒陳龍正之言曰人不畏天則學無把柄是書  
無多其於為學把柄處或有裨焉

四書三畏話略

### 袁端敏公年譜序

孫衣言 瑞安

成皇帝之季衣言居京師項城袁端敏公方為御史有名及

顯皇帝初元衣言官翰林見公彈奏某郡王及侍郎書元事尤以  
為偉公之劾某郡王人頗為之危即 上意亦以為太甚非所

宜言然猶抵某王以罰謫其尤顯白者數人遂正 朝廷之禮竊  
歎公固諒直亦遭其時然也未幾公出督師安徽垂十年屢躋屢  
起而衣言亦出為安慶守連遭患難不得再瞻 闕廷而公既卒  
矣今年春復以選人至京師公子保恆以同年之好假館以居屬  
為譜公之行事因得盡讀公所為內外章奏無慮數十巨冊則知

公自官臺諫至為將帥卒以病歸前後十餘年自論軍中事外凡  
關於君德之得失行政之是非用人之當否與同時大小臣工之  
忠奸邪正無不極言以聞

上或立為變改或久而後行或留中不

發卒見採用而絕未嘗以愚直見罪戾乃益流涕太息以謂公之  
能諫

二聖人之能受諫真一時之盛也夫諫官之為用自有

書籍以來至於今數千年無不以為朝廷莫大之事存亡治亂之  
幾此固不待言矣而衣言竊以為尤繫於治亂存亡而不可一日  
已者莫甚於賢否舉劾而賢否舉劾之在郡縣尤甚於朝廷朝廷  
之臣天子耳目之所及喜怒之所加也至於郡縣其去天子近者  
數千里遠或萬里外民之疾痛困苦不能自控於天子也則曰吾  
以告之郡縣吏天子不能見我民也則曰吾以屬之郡縣吏天子  
恃郡縣百姓恃郡縣而郡縣不足恃也則所恃以察郡縣者莫切



於監司大臣而天下之監司大臣往往不憚於欺天子而莫不樂於庇郡縣吏郡縣吏知天子之遠而可欺監司大臣之近而可庇也則巧為術以媚監司大臣而恣其意以虐民於是民始無所告而大亂作矣廣西淮壖之賊其始皆吾赤子也為善不得伸為惡無所懲而赤子乃化為盜賊夫天子不能見百姓不能察郡縣而獨於身居九重之上可以明見萬里之外者賴有諫官而已故諫官者為天子督監司大臣以察郡縣者也天子之耳目一人之耳目也諫官之耳目千萬人之耳目也以千萬人之耳目為一人之耳目則亦孰得而蔽其明哉嗚呼孰謂天子而可以輕視諫官也哉端敏公遭遇 兩朝得以自盡其言今之所見於章奏者如此此豈獨公之忠 成皇帝 顯皇帝之哀憐百姓而恐其無告真聖人之用心也公獨何幸而適遇其時哉而與公同時諸

公以直言聞如朱公琦陳公慶鏞王公茂蔭是三人者至於今猶令人歎慕為不可及然則諸公者亦何幸而通過其時哉故衣言於公之奏議凡有關於舉劾之大特備錄之其密疏留中者則屬公子保恆載之家集以俟異日蓋於次公之行事而不能無世變之感矣公既以直言聞其後乃能為將帥為國家捍禦禍亂人尤以為難衣言則謂於為御史時決之也汲長孺事武帝武帝以為慙及淮南衡山之謀以為說公孫丞相如發蒙獨畏長孺而武帝亦以淮陽勁兵處謂長孺可以卧治仗節犯難之事豈可責之異更取容者哉同治七年冬十月年家子瑞安孫衣言序

袁端敏  
公年譜

重刻宋岳忠武書漢諸葛武侯出師兩表跋

袁保恆  
邑人

道光咸豐間余過湯陰必瞻拜岳忠武遺像最後得見手書出師表疑為偽作以有諸先輩跋心弗善之而不敢非也同治丙寅既

釋先端敏公服之明年將入都檢點行李於書簾中得石刻岳忠武書諸葛武侯前後出師表真迹不識所自來與湯陰岳廟手蹟迴殊英風浩氣軼羣絕倫俯視有宋四家已歎非忠武天人不能為抵都張之壁間晨夕瞻對使人忠義感發不能自己猶憾未見墨迹不知淋漓痛快當更何如戊辰左恪靖伯經略秦隴余奉命督餉駐關中聞舊僕有得忠武墨寶於亳州者不知即為二表亦意其不必真迹也姑置之己巳僕來西安問其所獲與余所藏拓本同問價幾何曰六十緡耳問胡不攜以來曰以乏資斧質之矣終疑其不必真迹也復置之無何守河北崔季芬鎮軍廷桂領豫軍備賊終南諸隘解嚴來謁談次及之遽興曰此物流傳有緒曾及見之奇蹟也銅山楊氏得自高邱宋氏守之已歷三世曾刻之石并拓本亦不多示人咸豐初河決豐北楊以重價質於亳之

賈人而貿遷於河工折閱過當力不能贖亮費堯搏以去垂二十  
年矣兵燹以來遂不可究詰今是物得於毫貽即楊龜所失與楊  
與同邑張大司馬亮基世姻公家與大司馬亦至戚拓奉鶴張所  
轉贈未可知也余以季芬之言有據且曾見之必能識之於其歸  
也挽遣人偕僕往取視之且屬之曰果其原本也即主者索重息  
勿吝必贖以歸比至急展卷觀之鬱屈瑰奇不可狀懔懔生氣數  
百年如新脫於腕令人不敢逼視其揮灑縱橫又如快馬八陣想  
見背嵬酣戰時夫豈後人所能偽託馬伏波見漢光武歎曰帝王  
自有真吾於此卷亦歎精忠自有真也希世之寶夫復何疑卷首  
明太祖手題八字龍跳虎卧氣象萬千亦足橫絕今古卷尾黃子  
久劉青田諸跋不知為何人竊易以奴書充之重加裝演撤去後  
跋而錄存其文以待訪求或者且暮遇之

讀漢書古今人表

張安雅邑人

甚哉責人易責己難也方其指抉前人之疵瑕非不明且正也及身為之而反更不逮者如班固之於史遷是也固譏遷是非頗謬於聖人是矣獨奈何明鑑其失而復蹈其弊是非之謬且有百倍於遷者豈非責人明而自責昏乎固之作漢書也記漢事傳漢人耳日月星辰萬代共之而天文志絕無漢事貨殖首列范蠡白圭五傳五人皆在漢前歷表古今人而反遺於漢其於漢書之名何涉品分九等以老聃與堯舜周公孔子同列第一而伊尹太公顏閔思孟僅在二等有若曾子仲弓伯牛皆在第三是謂聃之功業道德直與堯舜周孔齊肩非伊呂顏閔思孟所可企及而有若曾子更出其下矣此其先黃老而後六經是非之謬不更甚於遷乎以有若曾子伯牛仲弓原思子貢子路游夏諸賢與先軫狼曠陽

處父為賈臧文仲廉頗王翦並居三等夫為賈驍驍其後譖殺  
 子陽而奪其司馬諂附越椒終斃於其手此其小人毒虐者軫雖  
 忠功謫而唾君贖雖勇俠挾忿捐軀處父憤而焚身絃不仁不  
 智頗之忿爭作亂翦雖無大惡亦不過善戰而已可與聖門高賢  
 班乎且衛公子朔白公勝樂書秦皇李斯陳涉吳廣項羽何如本  
 也而與康叔武公同為七等孔圉王孫賈祝佗何如人也孫武轟  
 政申韓商鞅公孫宏又何如人也而與南容史魚荷簣丈人樂正  
 子萬章同為四等賢如齊宣王趙衰而與易牙豎貂崔杼慶封同  
 列七等表中無一漢人而獨忽入一公孫宏以自亂其例絳縣老  
 人無一事之可見無一語之可取子反敗國罪人豎頭須盜奴伍  
 參嬖倖優孟伶官更何如人而與孟獻子樂正襄牧仲同列亦與  
 南容史魚同在四等王子晉蕭相如亦與顏閔思孟同科實居有

若曾子之上句踐毛遂侯嬴陳軫白圭與儀封人師襄亦同為四等更有甚者以呂不韋烏獲與陳子禽林放顏籛由司城貞子信陵君同為五等平原反在信陵之上賢佞顛倒薰蕕雜揉子長是非雖謬尚不至是且既有陳元又有陳子禽既列士會於第四又列范武子於第二既列仲叔圍第四又列孔文子第七既列南容於第三又列南宮敬叔於第四淮陰侯韓信與韓王信忽為一人忽為二人留侯傳以建成侯為呂澤而外戚恩澤侯表又以建成侯為呂釋之周呂侯為呂澤百官公卿表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為大鴻臚而景紀中二年二月已有諸侯王薨令大鴻臚奏謚誅策列侯薨大行奏謚誅策之詔鹵莽舛誤如此其極而固譏遷疏畧抵牾果孰多而孰少哉至若王子晉方回漁父與卞隨務光巢父許由鬻缺之類僅見於離騷之

託興列莊之寓言及神仙傳等書荒唐悠謬其人多屬烏有何所據而知其賢聖直與殷之三仁夷齊泰伯傳說同列乎又况唐虞以前尚無文字多出後世無稽之談何以知其賢否至於夏商時諸人與周初之列國侯伯或僅傳其官而無其名或僅傳其名而無其事文獻無徵何以第其高下又如列傳中嚴延年者既編於酷吏號為屠伯守河南論囚流血數里其母閉閤不忍相見而又稱其敏銳精悍雖子貢冉有之通藝政事不能及是以聖門名賢反不若一酷吏屠伯也朱博讒諂小人吠忠正以媚權倖邑屬內荏真所謂穿窬之盜而以比子路且曰由之行詐博亦然哉是以子路為詐佞之魁而博僅以流亞反從未減也章元成黨恭顯以是京房考功之法劾更生誣罔不道文致下獄附侵害賢如此而固反稱其為相守正陳萬年諂事丞相傾家納賄權倖以至尊顯



又惟以諂訓其子至使其子坐睡而厭聽而本傳首稱其修身廉正豈有廉正之士而諂諛求官輦賄權門者乎况身果廉正賄自何來賄又何求袁盎諂佞傾險貢諛文帝高世之行三無一不與實事相反譖絳侯驕文帝以離間一體之君臣讒殺晁錯以洩私忿及厲王謀反自裁死尚不足蔽辜盜無故勸帝誅丞相御史大夫謝天下冀逢君之惡以獻媚陰毒賊很無與倫比而固稱其直諫持大體引義忼慨仁心為質景帝信讒殺錯張歐身為廷尉主平天下之獄不申理其冤反承盜意奏錯大逆無道罪當腰斬滅族阿讒佞以害忠良若此而固反稱其長者為吏未嘗按人朱建受辟陽金昵附籍孺以助之傾身結納嬰倖若此而固反稱其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云敞漢之郎中及莽篡漢即臣事莽更始誅莽又臣更始此喪心無恥之尤者而固贊其為仁由己清

濯纓與朱雲梅福同傳相如封禪書貢諛導沃以獻媚而固亟  
其忠遠賢於遷之史記此其是非悖戾顛倒豈止願謬於聖人  
哉至其尊富貴賤正直重權勢輕死節更有與遷不可同年而  
語者如王章劾王鳳專權將危社稷帝感悟議罷鳳既罷退杜  
欽勸鳳復起因殺王章天下冤之又勸鳳舉直言以掩殺賢名塞  
天下之口是助賊臣害正又代賊臣文過市名也而固反稱其能  
補過將美稱其好謀而成又謂當時善政多出其手翟義奉劉信  
起義兵以討賊莽雖事敗族滅亦足明天理正人倫於天下矣此  
忠臣義士之所惋惜嗟悼而深予者也乃固譏其不知量力全身  
何武王嘉師丹身為三公日見傅丁董賢違制弄權將危社稷據  
禮抗論以抑之豈非大臣事君之正道乃固譏其以區區一簣障  
江河致自沒其身更且比丹與董宏謂其更受賞罰竟使史魚與

子瑕同科是但以受賞罰為榮辱不以邪正為是非矣嗟乎迹固  
一生惟知持祿全身已耳而身與祿卒不能全同一沒身也其坐  
附竇憲而死未知與翟義師丹等之正命而死為何如此正所謂  
患失之鄙夫無羞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又豈止退處士進奸雄而  
已哉大抵遷雖未明聖人之道尚有豪傑烈士之風故凡敘節義  
俠烈與夫抑鬱困阨不得其死者每多嗚咽憤激之詞固本阿附  
者流惟知以趨勢利取容悅為心故於權貴赫奕者多褒詞於阿  
諛側媚者多羨詞而於盡忠亡身利害不同忤權要遭貶斥者多  
譏詞至於守死善道困頓失時不見是而无悶者概略焉而不屑  
紀錄持論予奪無不與其品行性情相類乃不自省責反譏遷崇  
勢利而羞貧賤此何異身為宣姜夏姬反笑衛柏舟宋共姬之不  
貞哉抑亦未明遷傳貨殖之旨耳彼直以刺繡紋不若倚市門者

為真垂涎勢利矣何其愚哉又若傳司馬遷但錄其自敘而不載  
邑居名字失列傳之體每傳一人功罪不並載失秉直之義夫史  
傳之法當舉其人一生之善惡悉著於冊而無隱其或既見於本  
傳而於彼傳亦不可少者或並記或分詳略或曰語在某傳即或  
事遇冗雜正傳不便插入者亦必補記於論贊之中務使是是非  
非瑕瑜不掩俾後之覽者昭然見其善惡之真得合始終之全以  
定其人為萬世之法戒斷不可因愛憎之私曲筆為之回護孔子  
作春秋是非褒貶光明簡易炳若日星其或詰曲晦曖旁生義例  
細如牛毛者皆曲儒之私說各逞胸臆穿鑿而耐會之聖經垂訓  
不若是之煩瑣曲晦也固書每於一人之事多零碎分裂散見於  
他秩如霍光之欲上官后專寵禁宮人皆不得進御尊貴己女務  
使禮秩駕許后之上嫉蕭望之忠信而斥不錄用進庸劣為丞相

以圖專權之類皆見於外戚蔡義等傳若但觀本傳不得其功過之全茫然不知其為何如人不止如蘇洵所稱功百過一為之諱也即如韋元成匡衡貢禹孔光輩本阿媚反側小人又何必為之諱乎元成衡禹附石顯以劾劉向蕭望之孔光因越蕩黃龍見首倡頌莽功德比周公宜告宗廟又受莽族使誣陷母將隆而奏劾之當董賢方倖之日匍匐車下哀帝既崩復承莽指劾賢歷數其前罪皆分見於他傳而本傳所無者是固不止為君子諱又曲為小人諱矣文帝用晁錯入粟實邊之策邊城積粟足支五年郡縣積粟足支二年初除天下半租後遂盡除民田租稅百姓益務本力農景帝遵行其法詔天下止出半租三十兩取一雖水旱饑饉民皆家給人足富國利民功莫大焉武帝賦役煩苛天下彫弊董仲舒疏請均民田省繇薄賦鹽鐵盡歸於民以紓民力與賈生七

福博禍之疏三者悉救時良策而皆僅見於食貨志辛慶忌上書  
救劉輔叩首救朱雲乃一生之大節而並沒其文於本傳是不止  
諱君子之罪惡並諱君子之功與善矣又匡衡毀郡國及親盡諸  
廟兩祝文請廢五畝諸淫祠一疏義正理明不惑妖誕禍福平生  
止此二善而本傳皆無是又為小人諱其功矣洵將何說以解此  
夫美者自美惡者自惡而不相掩所謂名之幽厲雖孝子慈孫百  
世不能改也鯀殛禹興瞽頑舜聖本不相及張湯杜周因子孫貴  
顯遂不入酷吏傳是固但知貴顯已耳直筆安在凡此類者即果  
因功百過一盡如蘇洵所言已非作史傳信之正况百無一然將  
何以示勸懲昭法戒乎又如班婕妤傳明云趙飛燕譖告許皇后  
及婕妤挾媚道祝詛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是許后之廢止因趙  
氏之譖誣而許后傳又云后姊謁等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

王鳳等云云即飛燕譖告之詞也是時王氏擅權帝急欲得子故  
誣此以觸王氏與帝之忌以廢之乃許后傳不言出自飛燕之譖  
告直曰后以姊等祝詛坐廢竟若實有其事者敘次不明使賢后  
蒙誣千古大抵固識既不足而才亦所短遇事緒稍雜者便不能  
綱紀統攝照顧有所弗暇故聊藉他傳補苴之非盡得已也何嘗  
有誘人為善之心如洵所云哉若遷則不然取舍繁簡各有體制  
故能多而不支少而不遺往往於閒談瑣瑣處貌出性情鬚眉令  
千載下悠然如見其全神才思筆力原非班氏所能夢見也又凡  
固刪改史記處皆不及原文如吾提三尺劍定天下刪去劍字而  
惟提三尺為何物豈成文理又如史傳淮陰詳載武涉蒯通兩說  
反復數百言與信始終拒絕之詞為心不負漢之明證正見仰天  
攜手為上變者之誣此史公昭雪深意而固盡削之則信之心永

不白矣雖然固之學遷所未達者僅一聞耳自固以後而范而陳  
每降益下然范雖濫載仙佛而詞采明雅陳雖扶私謬誣而體裁  
簡質猶各有專長未可厚非也降至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魏收  
魏書之類真等自檜以下矣若夫漢書非惟自史遷以後數千餘  
年無有及者即更數千年恐亦終無及者彼班固者史遷以後一  
人而已觀止矣澤釋二字相近易亂漢書張耳傳之陳澤釋名後  
大約亦因文近相亂耳

讀朱雲傳

張安雅

惟烈士能知烈士惟正人始親正人朱游少輕俠好倖儻大節而  
剛腸疾惡未免狂直過中竟以犯上觸忌取禍廢錮終身非不幸  
也雖然當成哀之際權戚枋國羣陰用事在朝諸臣上自公孫卿  
相下及百司執事類皆柔媚巧佞工揣摩善趨避以取容悅保祿



位屈體無骨不知是非羞惡之心為何物媼恭顯繼媼王鳳終  
媚王莽頌功德獻符命陰移漢祚者皆此物也獨游毅然不顧抗  
首而折充宗歷疏而劾韋元成既以城旦廢錮猶且厲聲而數張  
禹之罪於大廷廣衆之中請上方斬馬劍以斷其頭偉矣壯哉觀  
其劾丞相韋元成之罪曰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數張禹等之罪曰  
身為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徒皆尸位素餐此孔子所謂  
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皆深切刺骨足以中  
其隱微而確當諸臣之罪夫於濃陰積霾晦翳之際鬼蟻蚊蚋  
啣之中忽得覩此人而聞此言令人心開目朗真如日出扶桑鳳  
鳴朝陽虎嘯龍吟奏韶咸而舞大武千古之下正氣慄慄猶如聞  
其聲如見其人其後放棄田野獨乘牛車所至人皆爭迎敬事薛  
宣為丞相游往見宣備賓主禮惟謹從容請曰在田野無事且留

不白矣雖然固之學遷所未達者僅一聞耳自固以後而范而陳  
每降益下然范雖濫載仙佛而詞采明雅陳雖挾私謬誣而體裁  
簡質猶各有專長未可厚非也降至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魏收  
魏書之類真等自檜以下矣若夫漢書非惟自史遷以後數千餘  
年無有及者即更數千年恐亦終無及者彼班固者史遷以後一  
人而已觀止矣澤釋二字相近易亂漢書張耳傳之陳澤呂后大  
大約亦因文  
近相亂耳

讀朱雲傳

張安雅

惟烈士能知烈士惟正人始親正人朱游少輕俠好倜儻大節而  
剛腸疾惡未免狂直過中竟以犯上觸忌取禍廢錮終身非不幸  
也雖然當成哀之際權戚妨國羣陰用事在朝諸臣上自公孤卿  
相下及百司執事類皆柔媚巧佞工揣摩善趨避以取容悅保祿

於後者惟一辛慶忌相知草澤薦之於始者惟一華陰守丞嘉吾  
獨怪經術文章一時名儒如匡衡者何所見反遠出丞嘉下蓋時  
丁叔季羞惡是非之性專在草野彼匡衡者不過藉經術文章以  
為諂附容悅之資正游所謂容身保位鄙夫患失者劾元成則貢  
禹與衡即在其中斬張禹衡豈能獨留故決不願退其所同進其  
所敵薦此大不便己之人於朝然則其譽貢禹潔白廉正有伯夷  
史魚之風而毀游以罪嘉也又何足怪雖然嘉以守丞之末秩朝  
不坐宴不與冒然上封事薦游忠正智略兼文武才可以六百石  
秩試守御史大夫方是時貢禹實為御史大夫游為匹夫而嘉也  
猥以小吏欲上參國柄易置天子之股肱大臣狂易僭越其獲罪  
也固宜雖然貢禹之諂附柔媚亦張禹儔耳嘉必有深鄙其人之  
不堪御史大夫者故欲以游易之其志其事正與游之廢鋼上書

請斬張禹同符其後梅福亦以南昌尉上書言外戚權盛君命犯  
而主威奪陰盛陽微故日食地震金鐵為飛水災數見勸成帝抑  
王氏安宗社蓋漢制小吏皆得上書言國家大事嘉之封章不足  
深罪而其輕俠倜儻好大節真朱游匹也宜其相知之深且早惜  
乎史臣遺其姓氏無以考其終始嗚呼方是時使得如朱游者數  
人當朝秉政以進退百官漢雖中微何自而亡彼鳳莽者雖巧偽  
姦邪又何至頤指氣使滿朝懾伏拱聽為之羽翼而篡漢哉及叔  
季之主大抵皆保庇軟媚容悅之臣嫉忌剛直為國之士必盡斥  
逐而後甘心以自速其滅亡後世人主平居讀史至此未嘗不笑  
成哀之愚及身為之其好惡黜陟反如出一轍無不喜軟媚而惡  
剛直然則如朱游者豈啻其不見容於漢季之君臣已耶而尤可  
怪者莫如唐之張九齡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友善挺之每惡誠曲

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不憚獨念自言曰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  
可喜即命左右特召蕭時李泌為童子在旁率然曰公起布衣以  
直道至宰相而惟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之夫九齡良相也世  
稱端正剛直人也而亦惟軟美是喜剛直是惡於匡衡又何尤焉

書司馬溫公文集後

張安雅

昌黎韓子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信矣哉吾讀溫公之文與詩未  
嘗不穆然想見其為人以是益知根心發聲不可掩也大抵溫公  
之詩文立意修詞正與東坡相反溫公之文無一不莊重平實東  
坡之文無一不輕跳側幻溫公之文無一不質樸正大東坡之文  
無一不華佞纖巧溫公之文惟以實理實用為主敝必求事之本  
真而不避其陳東坡之文專以浮詞駕虛見奇故不顧事之有無  
而但取其新溫公之文雖甚迂甚腐最疵類者而持議之心要無

一不本於中正東坡之文雖極工極麗最完美者而所見之理無一不近於邪僻溫公之詩惟求達意而已故篇篇皆有真情而不妄抒詞藻讀之令人心沈氣靜東坡之詩本無真情實意而惟句句填引典故以夸博重重次韻以炫才閱之令人心浮意亂大抵溫公無心以詩文見長東坡專欲以詩文爭勝非止詩文之相反也未為詩文之先平日之居心相反也一如篤行君子一如教誨文士文品人品判然懸殊故讀溫公文後再閱昌黎及三蘇諸文覺滿目皆矜傲詼謔狂枝妄葉之態足見非敬慎持躬忠恕待人闡然蓄道德者之所言矣真贋高下之分觸目易辨然而自古迄今論文之家讀韓蘇者天下皆是讀溫公者無一人且並未聞有一略齒及之者抑又何歟誰不知用物濟世一日不可少玩物蕩心無一益然而簪纓之胃無不寶珠玉而畿菽粟游蕩之子例皆

寵妓伶而惡農夫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烏能入流俗箏笛之耳哉

閱各省綏寇方略暨先正事略等書

張安雅

嗚呼自兵興以來三十餘年諸大臣奉

命討賊余所耳聞目

見者多矣初有豫人吳天祿者以縣丞候補廣西時廣東花縣妖民洪秀全以賣卜為生先從上帝會繼託西洋天主教會偽造天父天兄名目撰刻各種妖書以禍福免劫誘人遠近入其會者消息潛通各省多有於道光三十年六月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倡亂始止數百人地方官隱不以聞既熾畏縮不敢擊馴至日大廣西陷天祿棄官逃歸其後湖撫周天爵提督向榮與欽差大臣賽尚阿琦善相繼辦賊有蜀弁馮加爵者工技擊頗知書歷從四帥軍在湖南而皖人黃嘉猷亦以記室從三江總督陸建瀛兩

廣總督兼督兩湖軍務徐廣縉幕在武昌方是時徐以 欽差

大臣邀 眷最深既兼兩湖又蒙 特旨賞花翎黃馬褂又

賜世襲子爵屢 降璽書褒獎所 賜尚方珍玩無算

而岳州圍方急受 命解圍終不進岳州陷聞賊將北渡與建

瀛先後皆棄武昌走走後十餘日賊始至而武昌前後三陷湖北

郡縣疊次盡失皆不由攻嘉猷亦隨廣縉逃歸余遇吳黃於曾營

晤馮於程軍門家皆能備述軍中事其言與吾鄉之從軍湖廣者

略同而楚省父老至今言之猶有餘恨焉加爵又言當日諸帥惟

向軍門親督諸軍與賊戰而偏裨部曲皆滑輒恇怯不肯前其他

諸帥皆身不出城即一時部將亦未嘗真與賊戰惟時承平日久

營制械器僅存虛名武臣操練皆演浮套應故事馬步額糧項冒

多虛伍日惟養鳥觀優相飲博以查娼賭私販屠牛酒鍋索其錢



為事文臣上下以報盜言兵為忌諱而奉命督師之大臣例

不擇才略能否惟以年久俸深飽歷官場習熟世態者為之咸覲督師之命為榮差為利藪雖推轂授鉞實未嘗以平賊為意

也往往未出都門先擇一穩便城池商貨輻輳供資俱備者以為養尊娛老之所及其至軍也咸以位望自高安逸享慣第知講求奉給挑擇儀文喜趨承憚煩勞委任左右概不親閱故事事蒙蔽軍務賊情懵然弗曉既恥問人又羞拊下甯肯以尊貴嬌養之身與山野之貧賤盜賊對旗鼓角死生以故至軍經歲惟環營自守不出一兵及奉旨促剿不曰兵不齊則曰餉不繼推託搪塞文移徵調苟延歲月一聞風聲鶴唳則棄城先遁而守土之印官隨之軍資守具悉委賊有或有逃去經月而賊始至者有賊終未至而官復回者以故賊騎所至如行無人之境由鄂至浙長江南

北大小城池迎刃而解者皆不勞攻而得當兩湖既失三江未陷之前皖省蒙亳鹽臬張樂行龔瞎子李兆壽李士林等捻股數十如毛而起皆與洪賊相應羣推張樂行為盟主橫行淮淝渦潁間而一時之帶兵防剿者例恒怯不敢擊於是倡為招撫之議設翎項美官以啗誘之帶領原衆隨營幫官者為上賞許專摺保奏立予美官繳槍礮旗幟領旗號在籍防禦者為次賞予翎頂功牌招募奸民之通賊者持空名劄往來游說而大股渠魁有膽略者終不屑就其小酋隨軍者如苗沛霖既撫復叛宋景師趙金標陰與賊通其在籍各股略繳槍礮數器領一營號即為帶隊官與州縣抗禮公然帶翎頂揭旗號白晝四出恣標刦椎埋焚殺淫虐如故也鄉團不敢抗有司不敢詰主兵大吏奉之若貴客保之若驕子惟恐稍拂其意決裂撫局而其視鄉閭難民也不啻奴隸魚肉雖

被災被掠正賊追比不稍恤緩而又以軍興之故派其出勇派其  
出餉派其守城修堞派其出車馬運送派其出草豆供給百計誅  
求而不為作主以鄉民之遭賊荼毒而結團殺賊者為挑畔為誣  
良官助賊擊討之以賊之淫掠焚殺鄉民者為報仇盡貸之雖控  
訴終不坐賊有百利民有百害改良為盜立轉禍為福於是賊勢  
愈勝從賊者愈多蔓延十餘省數千里瓦礫焦灰野獸結隊黃蒿  
成林而其禍益烈矣嗚呼粵之妖賊皖之土捻豈不皆勁敵難平  
歟自古為將者必預悉敵情之姦偽虛實主帥之勇怯能否而後  
可決機制勝用長攻短自洪賊起廣西縱橫數萬里破碎六七省  
建偽號置偽官列檄四達竊聲附應者遍海內而奉命討賊  
者前後冠蓋相摩如此者五六年尚不知其渠魁酋帥為何邑人  
而形諸奏牘列在檄示者皆莫能指其姓名惟混稱之曰長髮賊

而已自古用兵者或以智取或以力克聲罪致討要必堂堂正正以彰王師之無敵計自皖捻犯順以來跳梁十餘年糜爛十餘省諸大帥或以卿相視師或以節鎮盪寇皆相顧莫敢誰何而形諸奏牘發於邸報者惟取諸賊名相近之音變其文而醜詆污蟻之如書張樂行為烙刑孫葵心為虧心冀德為呆之類聊以一字之貶權代斧鉞之誅而已即此二端則一時綏寇之方略可以隅反矣此外省綏寇之實余向得之耳聞者若夫本省綏寇為目所親見者則又加詳焉吾鄉自咸豐三年五月粵寇至歸德邑紳給諫陳壇奉旨團練歸陳在籍防堵聞賊將至先帥所部開北門以其孥行越三日而賊至城失撫軍聞之亦棄省城率親兵連夜奔陳郡撫軍逃幸都統率藩臬守城賊過不敢攻而去吾鄉之賊因此四起矣是年六月沈邱有劉天喜劉天賜者有衆五六百自

槐店北赴其友曾宏業之約搶掠宜路店一帶其秋天喜與劉紉打張混子等攻燒沈邱西關圍城十餘日自是而方集之李士林銅城之馬炳汝陽之陳大喜等合陳汝兩郡諸賊四百餘寨小搶頭不計其數同時並起遙與皖省大捻相呼應同治元年太子少保都統加兵部侍郎勝保以

欽差大臣專辦皖豫諸賊駐兵

槐店余時攜家避亂槐店寨中馬炳等連燒沈項二境村落至槐店南四十里皖賊孫葵心江台霖張宗禹合股西掠屯駐槐店北二十里連破二十餘寨南北兩處火光夜照轅門大轟如白晝破寨難民老弱男女裸體帶傷來奔者日相屬賊騎追奪牛馬直逼大營寨濠外紳耆籲請出兵救護置若罔聞閉營四十餘日終不出惟伺賊騎去後令各營點放大小火器轟震如雷以示武自槐店東至大和百二十里沿潁各集寨皆分兵屯駐以張形勢究不

能應援而淮甯之魯台集太和之稅子鋪兩寨反皆因其招撫山東之長槍會所謂誠順營者在內開門納賊破寨勝亦不敢詰責也時苗賊圍潁州急奉

旨解圍而稽留不前蓋勝與苗潛相約彼此相避故俟圍久始前往勝既至苗即撤圍去以交相報比勝西歸苗饋以女樂麗姝彩舟畫楫笙歌繚繞溯流而上令五百健兒衽服挽纜夾岸唱鏡歌檄文數百言夸張戰功列示遠近中有云本大臣司命三軍控制萬里觀兵河洛之間剿賊潁渦之上斬馘二萬級擒俘三十萬踏平五十餘寨拓清二千餘里各擒魁而縛膝轅崩角乞命本大臣法外施仁賞以不死許其維新云云見者無不捧腹夫相如子虛宋玉大言以欺千百里外千百年後之人或可耳顧乃時地不移公然誑此衆目親覩者豈不異哉然則各省報捷於數千里之遙者更不待言矣是年六月勝帥移營

於項城南郭去鮑城三十里志在招撫馬炳諸賊自鮑城以南賊寨六十四而馬炳為之魁勝募與賊相識者為之游說屢檄不聽於是輦大銅礮重兩萬斤小銅礮自數千斤至五百斤者十餘位暨開花礮洋鎗隊日於賊寨二十里外輪環點放欲恐以虛聲仍不聽乃大怒遍召邑中木工鐵工大造抓竿衝梯諸攻具命諸帥出全師以臨其濠欲以數匝圍攻之列火器於前次攻具攻馬隊次步隊而以吉林黑龍江突騎號皮帽兵者分布四外絡繹巡環備擒賊騎之逸出者分布既定身在二十里外候捷諸帥臨濠布陣圍未合賊寨中忽聲礮牆上紅旗齊樹寨門大開百餘騎紅綃纏首手槍衝刀魚貫突出大呼爾馬老子來矣官軍聞然崩竄步隊在後盡被馬隊衝散相踐踏火器攻具重大者悉委棄自是絕口不復言勦次年攻邢灣寨又次年攻吾邑之上店寨也寨中賊

始不滿八百其後食少漸去不滿三百而官軍連營數十馬步數萬礮聲朝夕震耳環而攻者數月未能傷賊其人後以食盡不能守使通賊者甘言誘降許以不死俟賊開門就撫始突入而據其寨擒斬十餘人餘賊潰圍逸去官兵數萬莫敢追逼所費錢糧火藥已不貲皆以殲滅報功矣前勝在皖北時遇賊必退避而皆以捷聞嗣後專求與賊通和吾豫自咸豐八年至同治戊辰十一年中每歲賊必二三至焚掠無一完村未嘗有一兵之阻而當飽掠回巢後豫撫必報肅清甚有一年連報兩次肅清者蓋當日之露布奏凱類如此故賊中檄示有不畏大帥武略但畏大帥文案一搖筆便殺我兵數十萬之嘲當余避亂槐店寨時日夜登埤與賊相持匝月前後十餘年間轉徙各寨分堞助守流賊來往寨下歲必數至憑觀而悉數者久且熟雖遍地如蝗蝻望之不見其際然



皆衆股猝合一股一旗或數百人或百餘人不等各爭各利不相  
統屬分走競竄漫無紀律後被截殺前者不顧而且擔負裹脇老  
弱婦女乞丐者居其半即前鋒游騎馬上壯健亦惟手提馬棒無  
兵器大約統合馬步計之持兵器者二十人中無一馬但有搶掠  
心未嘗為戰攻備也故雖以數百鄉愚守一小土堡苟憑牆不下  
皆徑去弗留顧不敢攻凡前此所陷城寨皆自去不守耳守則無  
一能攻破者而前後外省所報如武昌金陵如何挖地道如何納  
火藥壞城攻入者概不足信夫身為督師任封疆專制討賊宦情  
濃熱正思冒功邀賞封妻廕子決無肯自劾畏賊先逃失棄會城  
席藁請罪之情之理而省會失守又必不可終祕於是避重認輕  
聞古時有地道地雷轟破城牆之說故勦襲舊文入奏耳自同治  
改元後始有嬰城敢守者故此後之失守者絕少而自後亦間有

敢戰者然亦第掠其邊哨邀其尾後已爾未有大帥親身督戰攔頭迎擊或馬步並進旗鼓相當決勝負於兩陣之間者惟時戰粵賊於南者尚有人而敢禦擒賊於北省者惟僧邱惟南陽總鎮邱聯恩獨親冒鋒鏑而兵少無援卒以孤軍陷亡又提督陳國瑞者亦號勇敢身與賊相角逐而同事主兵者咸退縮忌其相形合擠之卒以迂衆罷去同治五年曾使相滌生自山東移營周口開招賢館以延策略士余與其營務處前任大名兵備道祝真亭者有素固上書數千言極論前此營制虛偽無用之習現今各營招募不練之弊與沿潁築牆分兵散守之非策勸其革除舊套時習一切粉飾欺蒙浮文認真練兵認真殺賊上報知遇之恩下拯災黎之命時皖賊焚掠扶溝西華兩境連破民寨數十賈魯河積屍順流而下賊游騎日出打糧去周口大營止三四十里而曾相推曰

與幕僚賸園基闢蟋蟀相娛樂開招賢館延文士以頌功德又喜  
雅詠賦詩與其部帥劉銘傳等相倡和故轅下武臣亦學為詩大  
都皆記室代和駐營一年終未出一兵其後劉銘傳提督郭保昌  
總鎮尹嘉賓協鎮相繼駐防槐店余皆得悉其為人又從袁司寇  
筱塢西征糧臺於秦川就程軍門從周聘於潁州親聆諸大帥之  
言論觀其志趣行事而歸德總兵官楊敬庭 欽差大臣前任

陝甘總督振威將軍穆春厓者又各持其閱閱末論敘程軍門延  
余畫江防海防備洋條陳且歷述其一身戰功遷次請為之傳編  
次其年譜因追述其同起共事諸大帥事迹而所聞見者益詳大  
抵身為大帥擁重兵建高牙其日夜所切心而籌謀者於置良田  
宅購美姬妾為子孫圖要職求恩蔭以外惟苞苴權要以酬私恩  
而結內援驛問交游以聯朋黨而樹聲望薦拔門生部曲以市恩

德而覲後報選偉軀幹爛應對之少年以為牙隊戰士聘工賤奏  
巧佞諛之文士以為記室典籤侈水陸精烹飪以盛讌會廣徵雜  
伶清歌以侑觴妙揀妖童承意而獻媚以與羣帥競豪華當其羣  
居高會所嬉諧而縱談者雖俚俗神怪珍瓏輾褻無所不及而惟  
不及治軍辦賊兩事故雖積功累薦為提鎮為協副為參游究未  
嘗有一戰之功在人耳目及詢其累保之由或以親情或以貴胄  
或以賕請或以諂得更有一生未赴前敵未見賊面而坐致通顯  
者此所以處處報捷而賊愈衆人人錄功而亂益深也且每見方  
為小校時或有膽智血性不甚惜身命其後官日以高膽日以薄  
智日以昏血性日銷日磨而化為烏有及身為大僚則身命因官  
階增重小小利害瞻前顧後一事不敢擔違嫌避怨一言不敢發  
膽不啻婦人女子智不出油鹽柴米爛泥死灰捧之不起漏之不

然矣蓋余所目見者又如此厥後仰 國家之福天心厭亂民阨  
運滿羣盜漸衰漸滅終奏蕩平之績者實因鄉民皆築寨自守堅  
壁清野無所掠食久自潰散豈兵力至是而忽強人謀至是而獨  
滅歟恐未必爾也乍見非常黔中之驢且畏習久相狎夏后之龍  
可擾果既熟而遇崔彈葉將零而被風戰當我軍武備漸修之日  
值狡徒狂鯁將息之會機轉自天而手假於人耳試觀江甯之收  
復也賊久據食盡同治三年五月洪秀全病死其衆離散且盡曾  
相偵知既確然後進兵入城誅其餘黨焚戮秀全屍即以肅清入  
奏謂秀全之子洪福瑱已為亂兵所殺而福瑱實潰圍出帥其餘  
衆竄入湖州左使相季高會李使相少荃合兵追擊之疏陳其事  
曾堅稱福賊伏誅已久抗疏詆左捏奏張皇冒功左亦疏辯數千  
言詆曾欺罔初二公以同里相善自此遂成仇衅至死不通音問

迨同治四年福瑱始獲於江西之廣昌縣此又余目見兩公爭辯  
之載諸奏疏者也今觀各省綏寇方略暨平江李元度所為國  
朝先正事略等書其於近日大僚惟顯經伏法與嚴旨褫革者  
姓名事迹隻字不載於卷且並其僨事失守之實罪而盡隱之外  
此凡自兵興以來諸大帥無一不全功盡善盡美無一不軍律嚴  
明如孫武與士卒分甘共苦如吳起運籌決勝如張良老謀料敵  
如趙充國戰必勝攻必克用衆角奇如韓信老成鎮靜堅重山岳  
如周亞夫知人善任算無遺策如曹操司馬懿以寡勝衆神武不  
測如岳鵬舉深入窮追敵人喪膽如張煥段頰而其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功高望重勞謙恭謹身繫宗社安危數十年而猶自視欲  
然慄慄惟恐不能任職者如諸葛忠武郭尚父而且又無一不各  
兼衆古大臣大將之德之才之功於一身而又或過之下視亙古

名臣將相無可與比肩者嗚呼何與吾所耳親聞目親見者無一不大異相反也又嘗閱李元度所纂輯之書每作一人傳皆雜採衆說及稗官詩話與選本詩文中之碎批私評而湊成之凡有勢位赫顯恩遇優渥者例必於敘事中間夾入頌揚贊歎一段諛辭或於每傳開首不先書姓名郡邑何官何人先侈言當日之榮華門第之通顯或十數行或數十行不止反復詠歎以自致其景仰歎羨之意津津之味咨嗟之聲如見跂踵垂涎之情態書券三紙尚不知為何許人直與祝嘏文頌德序無別傳之體例既乖文之蕪穢堪哂而於同時諸大僚曲筆貢諛更有甚於綏寇諸書者吾嘗訪聞其故矣蓋元度初以文士從軍依附諸大帥為記室皆能逢阿曲得其歡心一時羽檄徵調飾功報捷洎祝岡陵頌勲德詠歌三台柱石揄揚九邊大帥者多出其手夫身無尺籍寸功全以

筆札喉舌得官故其為此書也既以諛辭媚生復以佳傳媚死既圖援引於時貴之朋游復圖納交於大憲之子孫既欲假貴顯以傳文名復欲便售鬻而獲厚利為此作書本非為徵實傳後計也則其異於吾之所聞見也固宜然則綏寇方略亦與耳聞目見大異者豈盡無據乎大抵作此書者多未耳聞目見而惟據各大帥生前之奏章與死後之行狀又從而增飾潤色之夫奏章出於幕客非張大飾功何以得保舉行狀成於子孫非張大飾功何以為顯揚而此執筆作書之人若必盡覈其實而後筆之於書則時無一人可傳人無一功可紀而書可不作故亦非張大其辭蛇外添足頰外添毫不足為文字增色况作書之初又不免有媚生媚死引援時貴納交子孫沽名射利之私心如元度者乎然則其大異於所聞見也亦宜雖然武功之不可覈實豈自今日始哉昔唐李



宓鮮于仲通兩伐南詔全軍覆沒楊國忠皆以大捷聞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即周初一書泰誓武成備言殷民日夜盼周伐紂簞食壺漿如迎父母散財發粟歸馬放牛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及讀大誥多士多方乃知武王崩後數年殷民尚多不服痛故國奉故主而數變至大用兵以痛創之仍不服乃又遷其民於洛禮用其士人以安慰之數頃文告反復解說柔辭以勸誘之然後稍定可見前此誓師告成功之言多不足信夫武成泰誓當興周之盛鴻文典冊多出一時聖君賢相之手又經大聖人筆削刪定永為訓世之經猶且張大其辭不可盡信然則今之執筆為文以逢媚濟其私者又何責焉雖然稱美諸公之方略誠失實不足信矣若夫諸公行軍所過與防守駐營之所多有能約束飭戒其下貿易必公平男女無侵犯不强役道路一人

不私取民家一物昔孟子屢稱湯武仁義之師歸市不止耕者不  
變以為自古所未有史稱諸葛丞相師屯五丈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間安堵無擾以為王者之師後世所僅見者若在今日均不  
足為異此真諸公之盛德美政前古名將所不能及者不可沒也  
特表出之以為萬世領兵者法方軍事之孔急也湖廣某制府以  
喪師失守憂懼病死以陣亡報江

南撫軍某在關外醉後墜馬死以陣亡報蒙賜茶葬銀  
子誼特旨入昭忠祠豫省某制軍協辦大學士銜病劇悉出  
珠寶之籍與息金之券以付其子孫某某所存銀若干數某某  
欠子錢若干及期未歸反復申告至於疲極斷絕臨死握其愛  
妾之手涕泣與決而行述反謂臨終絕無一語及家計惟大  
呼傳司道提鎮出隊殺賊如此者三鬚眉戰張怒目如炬而終  
意欲竊取宗留守故事由此三事推之則諸大僚生前  
之捷奏死後之行述概可知矣以上得所軒文集

得所軒詩集敘

李

濬 太康

嗚呼人生朋友聚散離合死生之悲豈有極哉豈有極哉始余晤  
蓉塘柳塘丹君於郡邸柳塘為余言曰客冬遇神童馬詩有奇氣

口悉漢魏以下源流正變數百言雖詞壇老將無以難也丹君起旋曰此余友張菱塘也未幾竇畫邨至菱塘亦至座間出其所為詩蓉塘曰佳哉玉臺西崑不得擅美於前矣菱塘自是益肆力於詩嘗與丹君畫邨相砥礪間至郡必數聚蓉塘柳塘處賞其詩畫邨神清丹君律細菱塘則盡變其秀麗清妍之習而雷厲電掣濤怒山立縱橫馳驟光怪陸離倘遇長吉東坡放翁便當把背入林矣柳塘於是躍然曰余每與菱塘別數年菱塘詩必變變則使人叫絕殆所謂變而愈上者也無何蓉塘卒菱塘丹君哭以詩又與畫邨同定其詩集而余與柳塘為之敘數鳩梓不果未嘗不悲泣欲絕也故吾數人者乃獨與柳塘遊柳塘主盟風騷興復不淺然談會讌遊之盛視蓉塘在日已未減矣既而畫邨射策走京師丹君遊曲阜而余亦連遭大故與菱塘音問不通者數載菱塘數至

郡皆與余不值余亦數至郡獨菱塘不與也及癸丑之變柳塘從軍於南丹君避亂於北畫邨卧病於家獨菱塘養花蒔竹種瓜灌園酒酣則拔劍起舞興之所至輒繪為山水人物花草禽鳥凡觸於目感於事而不能已於心者皆寓於詩因顏曰得所軒詩集假丹君之使以寄於余丹君開卷太息曰柳塘謂菱塘詩每變愈上洵然今其集中樂府諸體是又將駁駁入漢魏之室者乃月下煮酒共賞之將攜以示柳塘而柳塘之訃又至矣嗚呼余與菱塘交計不過十數年間耳而蓉塘以酒死柳塘以勞死丹君患難流離數危而瀕於死余則潦倒困頓幾幾欲死逝者如斯舊遊若夢人生幾何能不悲哉吁嗟已矣丹君復別余作河朔之行矣余亦無復南遊之興矣異日者菱塘再至郡城過太皞之墟登畫卦之臺觀所謂獅松龍柏者是蓉塘之所為記也南望阨臺是柳塘散後

之區也泛舟柳湖歷子由亭覽叢雲閣是菱塘與畫邨丹君諸君子倡酬之所也而乃風流雲散境是人非其感而悲悲而歌長言詠歎以寫其聚散離合之情又當何如耶

得所軒詩集

### 洗心譜序

閻淑震 邑人

余課讀之暇偶選錄唐宋人詩若干首益以先儒詩若干首草錄成帙題之曰洗心譜蓋取山谷洗心忘倦語也抑山谷又有言士生於世凡百可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余竊思之吾人不幸而處於窮鄉僻壤所接者俗人所見者俗事於此而欲脫然自拔於流俗之外非杜門卻掃尚友古人其何道之由然則友古人而遂遺今人可乎而又不然友古人者以古人之性情陶鎔吾之性情而非拘陳迹嗜糟粕已也循循於忠孝節廉之行超超於利祿紛華之外不與衆人爭一日之短長不與天下較無益之是非不與

吾身計目前之聲名淡然闇然與物無競雖未嘗入乎俗而何嘗  
戾乎俗耶夫余庸人也庸則俗雖能靜於寂處之暇而不能不紛  
於應感之猝雖能力除於一日之可自克而不能不竊發於異時  
之不自檢是譜也於塵囂紛乘之時而一莊誦馬何啻聞子晉之  
笙縹緲欲仙於熱場追逐之頃而嘗致思馬何異詠蘇州之句寒  
流雪滿也乎雖非絲竹管絃之韻而一唱三歎其移我情也至矣  
故又顏之曰譜云爾若沾沾於詩歌之習是豈余之心哉是豈余  
之心哉

洗心  
譜

### 及門同門譜序

夏耀榮邑人

朋友五倫之一師弟亦朋友類也以分言之則判尊卑其道主乎  
嚴以情言之則列長幼其誼主乎親而同門則又朋友而兄弟者  
也朋友共規勸道亦嚴兄弟同講習誼尤親嚴則敬親則和一敬

一和德意之洽蒸為恩意未有厚於此者也故孔門有師弟一時千古而累世通家繼繼相承至今如舊即同門之裔猶聯屬不啻同姓焉且考之先儒徵之近代或見諸傳記或得諸人言有前人列門牆同硯席而後人情意加厚者是知道義之交至深且遠未可等夷論也近日風氣衰微一堂授受以文字同人相逐以聲華而且去留如傳舍聚散等浮雲其彼此相與不過視為應酬一局心已不屬故神不相接時過境遷忽然忘之矣愚也少負意氣素未講學又妄期建樹終日如在雲霧而於目前切實處漫不經意但為家計業硯田者已廿餘年自慚不足為師而於師道之立仍因循廢弛癸未會試留京閱時務知時艱竭慮殫心終未能稍伸積悃不得已客歲旋歸仍理舊業回憶往時生徒甚至不能盡識里居姓字心竊疚之本年春正高邱寺義塾延師同事有鄉先正

樊聖傳夫子曾孫俊柯者言及夫子設帳每年置生徒履歷一冊  
愚心知其善而未及效之也會假館潁水寺來學甚衆與同志楊  
君仲唐參酌整頓學規忽言及生徒履歷宜知並言與其兄伯漢  
舊有桃李譜愚聞之不禁爽然自失竊歎仲唐兄弟之潛心講學  
其見之真故其為之力也愚因不敢再延即斟酌訂冊令諸生詳  
開自訂一冊命之曰及門譜諸生各存一冊命之曰同門譜愚之  
履歷冠於前諸生附於後按年續開往者待訪補於愚之冊是雖  
失於既往尚可追於將來而尤期共勉為敬和由德意以厚其恩  
意將以延傳於勿替不負朋友之一倫愚與諸生約其交兢兢於  
是焉爰敘緣起而弁於端云

採訪稿

一杉山房詩鈔序

高釗中邑人

光緒乙未夏余自滇差旋筱筠孝廉出其尊甫筠巖黃文詩鈔問



序於余余與廣文為戚黨居同城志同方業同術顧少於廣文廿  
餘歲憶道光末年余未弱冠逐隊名場廣文以上舍高材聲譽噪  
七邑試輒冠軍尤工於應制排律闔郡無敵手愈驚為異材相期  
掇巍科如拾芥也迨咸豐同治間中原寇亂烽火逼郊遂余與廣  
文共處孤城日夜籌守禦戎馬倉皇不暇為音韻之學嗣余以薄  
宦遊京師廣文亦厭棄舉子業秉鐸於伊闕函谷學署時與友人  
抽秘逞妍為倡和酬答之作長篇巨製疊韻至四五次不倦蓋平  
日力苦思深胸中磅礴鬱積發為詠歌一抒其個儻不羈之才其  
素所蘊蓄者然也今 上御極之初余廁班侍從秉節楚江離  
家十餘載廣文復蒞甘棠筱黃雲陽儒學任訓徒課子之餘工為  
近體律詩其味雋以永其音雍容以和時哲嗣筱筠已登賢書廣  
文古稀矍鑠晚景康愉以著述自娛如少陵夔府以後諸作老而

逾細雖詩格與年俱變亦得力於頤養為多也余於丙戌歲與廣  
文里門一晤今又十年解組歸來廣文已歸道山余亦白髮耗耗  
逾六十歲閒窗兀坐追憶平日交遊零落殆盡求如古人滄海一  
別握手問年而不可得於悒何極况與廣文曩昔角逐詞場風簷  
寸晷之間分陰共惜耶又况兵燹流離驚心於風聲鶴唳之中患  
難共守耶撫茲遺集愴然今昔之感又當何如耶然廣文自謂時  
尋樂趣不援窮而後工之說以自解今筱筠以克家之才仰承庭  
訓振科名而光閭里益歎廣文遇嗇於前而境亨於後廣文之樂  
趣乃廣文所自為也讀廣文之詩可以知廣文矣

竹臣文集

### 楊氏家訓序

劉人熙 荆陽

天子有善讓之於天諸侯有善歸於天子卿大夫有善本諸父母  
存諸長老禮者讓也讓者禮之實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

有故大丈夫之立言以教孝也曰愚聞之師古婦人之稱言以承訓也曰聞之先姑嗚呼觀於此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豫東篤行之士之從明道院長黃先生遊者孫立庭舉海魏肇峙鼎楊仲唐浚閣院長既愛重之而三君子皆尊先過余立庭卒後肇峙具狀請存其人肇峙又自為其父母事狀請立家傳余因知孫魏之先皆隱德不曜積累以得賢子孫仲唐與二子友以孝聞居喪不處內不御酒肉不用浮屠言思敬思哀雖免喪而見似目瞿聞名心瞿院長累嗟歎之以為不可及也一日仲唐手一編再拜乞言曰體驗語者其尊人朗軒先生之所著也曰訓子語者仲唐與其兄伯漢居憂之日泣血而記其尊人之語也余為題之曰楊氏家訓其文布帛菽粟其事孝友睦婣任卹儻而守之可以寡過擴而充之可以盡性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朗軒先生有焉又

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仲唐兄弟有馬伯漢名凌霄諸生有學行未畢志而沒宜仲唐和淚濡墨撰次遺文而唏噓欲絕也嗚呼觀於此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蔚廬文集

書迂齋贈序暨詩詞後

余連芳邑人

嗚呼兄之作是序也蓋友而師師而骨肉矣第純孝之目稱許過情固請更之而兄未應也往復思念弗克自安徒以體悉之至責備之嚴有不能以概置者出我迷途示之康莊並舉程明道朱紫陽羅一峰呂涇野四先生為之鵠且防及失故步負初心為法為戒燦若列眉暮鼓晨鐘警惕尤切而能置乎哉况兄之見贈也夢持稿就母側讀之母為首肯加以勗勉言猶在耳而忍置乎哉獨念生我的勞涓埃未報而泉壤齋恨永懷風木有愧立身無忝之旨耳憂居以來若癡若夢昏昧失次典禮虧缺所賴兄前後提撕

差免大戾感念知交愈難自己乃復過蒙眷注情見乎詞推加逾  
量倍難即安三歲之中計凡葬祭祥期兄必先至至攜所有韻語  
雜著二卷惠示并屬批閱於茲二年矣自以修省無狀愧難應命  
且中涉與不肖往來又多逾格品題如前所云者置之不敢刪之  
不能輾轉數四未知所從既而思之孔子論友曰忠告而善道之  
兄之為此言也得勿揭吾所短姑婉言以俟吾之悟歟抑亦匡吾  
不逮乃盡言以策吾之前歟則兄之此作非特不敢置誠有不可  
置者姑贅數語而兩存其說以廣晨鐘暮鼓之助所最慟者孝之  
一字名存實爽抱無涯之戚不能彌此終天之恨則尤不肖所為  
臨楮遺穎而不禁血淚之盈盈也

孚山文集

榮壽贈言跋

李時燦  
汲縣

古項張馨庵同年嘗為時燦道揚君仲唐之賢私心嚮往者久矣

越歲壬辰識仲唐於京師仲唐出榮壽贈言命時燦書其後攜歸讀之乃仲唐乙酉歲壽其親朗軒先生戚友輩捧觴之作其所以推先生致壽之由勉仲唐養親之義已無不至而自乙酉來時逾八載先生竟作古人仲唐前日之樂未必非今日痛心之處尚復何言然親身往矣親之於子固一氣之流通也所未能盡者不過溫清之節耳定省之文耳至於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則子身一日尚在即親心一日未亡也且親之存也相接以形親之沒也相接以神接以形則尚有隔時接以神則無之不通矣念及此而舉足不忘親啟口不忘親動念不忘親孜孜焉惟進德修業是務無敢稍閒於顯微則可以緜家學之傳即可以博萱堂之豫已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區區之意竊附於此時燦譚陋不文然義弗容辭因書以質之仲唐初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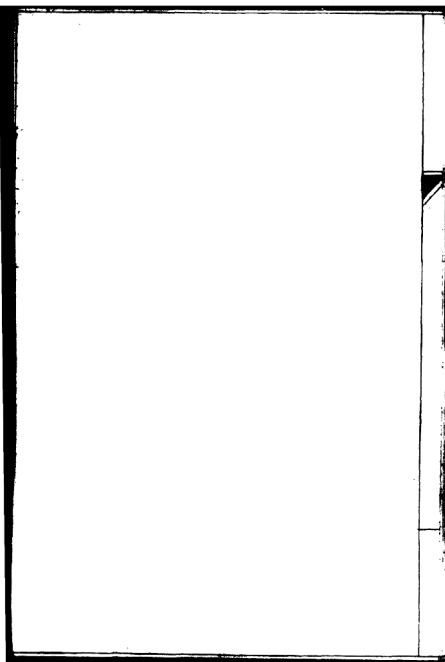
計詞之工拙義之當否也

聖憇碑書後

楊凌閣

咸豐間皖匪倡亂項東蓮池鎮築寨掘地得一碑大刻聖憇二字不詳何代何人所為洵可異也意吾聖人當日自陳適蔡適楚或憇於此後人思之亦如甘棠之頌召伯歟雖是未可知而古碣沈埋不知幾千百年其真好事者為之抑必有自來也嗚呼豐城劍氣精光且不可掩况聖蹟所留山川生色豈虛此一出乎時續修邑乘因書數語以俟來者有考焉如曰藉先聖之重以為一邑光則又何敢

以上採訪稿





項城縣志卷十七

麗藻志六

贈序

送唐銘歸項城序

左光先 桐城

前有闕文 而此理今日益大昭著即如先朝數百年休養人人得  
有其生直潢池之魚蜀桀之犬跳梁僅十餘載轉徙各省而人之  
為其死者殆將及半吾桐自乙亥始當經辛巳冬春而極吾從孫  
某幼以敏惠聞亦陷在賊中至大梁而始免脫既大梁又土亂紛  
如乃始終之得撫育而倖全者我聞實師君聖若乎是賴生之娶  
之食之誨之至壬癸閒且得補郡博士弟子員中州諸譽髦納交  
友仁明府若曹若鄭諸君又惟恐不得當計去桐十六載矣今仲  
夏始歸里省墓在旅人不能不流涕相嚮余曰唯唯否否不然某汝

生而知有師君乎不知也然則汝不豫州惡知師君汝不蒙難惡知豫州汝不幼慧惡知蒙難蒙難而死於土者甚夥不死兵而死餒不死餒而死疫有一於此無論種種不知且不知有桐馬知有族汝今思維凡幾為死凡幾為生此凡幾為生之死之者天耶人耶難言也難之者左有高岸右有深谷如墮鐵圍如渡弱水嗣宗之窮尚有反地而此進之不可退之不能了無生理而實有不死者余故曰天下至不易死者人也則凡汝今之知有種種者皆師君之裨汝知之也一日者出占高第學為政於鉅邑又或奉天子命服繡持斧察治郡縣吏廉能若燕若楚若二越無所不之則無所不知桑蓬之射此物此志也則自今以往汝之生師君之生也不夫梁之歸而相歸乎汝有德於人願汝忘之人有德於汝願汝勿忘之也若猶未也則請進而思夫釋氏之為何說從祖光先

題叔樞代書時歲在強圉作噩相月之哉生魄也

師氏家藏墨蹟

傅蒼霖明府攝項去思兼逢覽揆序

閩潮邑人

項伯陳南鄙而介汝澱沈潁間與桐陽為鄰尹茲桐陽者三韓蒼霖傅公也皇帝四十有四年夏項員缺中丞趙君廉公之才而兼以項煩公公毅然任甫期月而大治至次年春仲公謝項符就車南旋蔡項人曰我公去矣奈何攀卧遮道弗能留思所以歌公者而因致書旬余余白公何以子項而二三子德公如此其深也使者曰公德如地天難名雖然河嶽日星試言其一二可見者項常例大尹始至車旗器皿概有安置公一切屏絕且曰留待爾君勿吾與也其惜省民力類如此是時夏稅方急府牒如雲公止懸牌示期不忍追呼且革除耗餘遵例平收一時爭輸恐後民氣歡騰公又愛士有禮勸農有經悉以實意舉行至今秀者操縵安絃樸

者耕雲犁雨公之賜也往規押換行帖以示新也下車之日悉罷  
行之止按季徵而除加稅則僧悅於市商安於廛祝頌偕作至於  
聽斷平允務盡其辭然而詳其情而揆其理及曲直既剖又必口  
講指畫悚以利害且愧以廉恥訟者洗心革面匍匐涕泣所以民  
鮮犯法吏不舞文幾臻刑措距項治東北六十里為潁川故道多  
沙善激有溜曰石龍怪形槎材舟人慄慄先是撫君會議濬賈魯  
舊河以達漕運潁水為東南下流勢所必疏河使者羽檄交馳工  
程迫促人皆畏難公慨解橐金僱夫役利器械躬自督率三日而  
石龍毀又三日而淤沙平公私交便土人立碑紀功各憲稱之曰  
能凡此皆公之有德於項而項之所以德公也自公而前吾未之  
見也項人問言時適逢公之初度余曰直可即此壽公又不敢為  
諛辭效世祝嘏以壽公為述公之所以治項即治蔡者勒旗常銘

鐘鼎以壽公公之政事文章不幾與日星河嶽兩地而參天也哉  
公之先大夫出鎮名邦功立閭外諸昆玉亦有任廉使觀察及良  
二千石者餘皆藉藉仕版有聲公獨宰桐陽分符項署項人悅之  
戴公之德而不能忘言余因述其所以答使者而介公一觴有如  
此

端操堂  
文集

### 孝婦王母馬孺人八秩壽序

龍廷霖 太康

秣陵於春秋為項子國川嶽盤紆風俗近古歲丁卯余館於外家  
馬氏初煦徐君見過出示項志一冊其中砥德礪節獲旌顯者甚  
夥未嘗不歎豫省固多忠孝節義之行而項邑其尤著者也己而  
徐君撫余背曰此地有孝婦王夫人君知之乎今壽登八十有二  
矣因而陳其苦節狀并鄉親友為公請扁額擬製錦稱祝且責序  
於予余以固陋辭弗許乃綴質詞以為奉觴之助焉從來有德者

必得壽而德莫大於孝夫使孀姑嬰疾病幼子在襁褓良人又中途捐館而謂周旋其間可無失墜固人之所甚不願也以甚不願之遭值萬不容已之勢而卒能從容調劑使孀姑樂得以為婦良人樂得以為妻幼子樂得以為母是必從性命上一段真精神運用得去而後為順為慈而總以成其為孝也其享遐齡也固宜孺人氏馬平輿望族壺範夙嫻及笄歸閤修公斯時霜冷慈幃家計未裕孺人則異糧宿肉上承色笑而雞鳴戒旦復脫簪珥以相夫子故閤修公得蜚聲黌宮為項邑名諸生易曰子克家亦孺人內助之力居多云姑嘗病思異味孺人慨然引刀欲自割嫂急救之而姑病旋瘳即此一念直足鞭風霆而泣鬼神矣是則天性之異人也顧孺人育女三而艱於嗣力勸閤修公置側室甫舉子而側室沒孺人恩斯勤斯以養以教俾臻成立而入太學迄於今孺人

已八旬晉二添壽矣鶴髮盈梳而神明弗衰繞膝孫曾捧觴上壽此固皆孺人之孝德為之也其足以輝耀彤史何如者至如衣澣濯以昭儉躬紡績以示勤懷瓜實以明敬封遺金以厲廉不過自孝德推之亦不足為孺人枚舉也姑不贅

學古齋文集

朗軒楊先生壽序

曹若枏 淮甯

歲乙酉十一月念五日為項邑朗軒先生楊公六十初度哲嗣伯漢仲唐兩茂才製錦作屏思所以為壽者預書事實一通索一言以代侑觴之什余維初度祝壽非古也然有足以寓仁孝之思者故事雖非古而君子從之自宋以來如朱子有壽母生朝之詞其及門陳克齋壽老人生日詩累五六首由是推之述生平表懿行情人為序以壽其親亦猶前賢之用心也楊君昆仲潛心正學余素欽其為人乃因所撰而復申之先生幼穎悟數歲時聞庭訓即

能會意弱冠應試以數奇不售然讀書之志未嘗稍衰尤好看先  
儒語錄嘗鈔訂數帙以資省覽其居家也事二親孝敬備至迨親  
棄養後每與子姪輩論及輒嗚咽淚簌簌下事兄極恭謹兄性嚴  
常面呵之終無忤意而循循服勞如故教子慈愛而不事姑息雖  
干戈擾攘中猶延師課讀不輟嘗以繼志為勉矜肆為戒故二子  
皆篤摯有古風而墮麓相諧邁征交勸蓋得力於嚴教者深矣至  
先生待人之厚慮事之周涉世之公更有彰彰可表者人有負債  
積久弗償直一筆勾之不與校親友間遭大故比行事得先生為  
相事雖遽而寡所失鄉黨或有爭端先生為之剖別是非直者德  
之即屈者亦帖然無後言人謂有陳太邱居鄉之風居恆以利濟  
為懷如築張寨以保鄉里濬趙黃溝以洩坡水遇歉捐錢施米以  
甦民飢遇疫檢方丸藥以療人病諸如是類不可枚舉而竭力盡



心尤在修頴水寺一事寺舊有大成殿祀先師先賢於其中為四方絃誦之所兵燹後已成荒煙蔓草一椽片瓦無有存者先生倡衆修復並建齋房經營三載卒底於成乃敦請名師主講於此從學者若項沈淮鹿均聞風而至數年來遊庠食餼者指不勝屈又於課文外講究實學人盡興行其培植人材又如此準以作善降祥之說厥壽宜矣抑又思之人所以致壽者存乎德與仁未始不由乎子孫賢與孝子孫而孝養志承歡能壽其親於百歲子孫而賢立身行道更能壽其親於千春如文考之壽九十七也而亙古不朽或以武周繼述之功程大中公八十五也而至今猶生或以明道伊川昌明道學之力楊君昆勉乎哉讀聖賢之書志聖賢之志行聖賢之行是亦聖賢而已矣即親亦聖賢之親而已矣若夫舞萊綵侈賓筵為一時觀美特壽親之小者耳吾不敢以是為

祝願祝其大

就正錄

張靖邦先生壽序

楊凌閣邑人

五福以壽為先命於天者非人所能必也然孔子贊舜之德曰必德其壽是人力亦可勝天特患無其德耳夫德者何孔子又曰仁者壽非仁何以為德非壽何以符其仁乎且仁陰德也而其用陽故易曰顯諸仁至誠惻怛積於中慈祥溫醞達於外觸之而動勃然不能自己也斂之而靜又坦然行若無事也此仁德之宏特難其人耳不意於靖邦先生遇之先生幼承伯父廣庵公嗣母龔太孺人鍾愛如親生先生周旋兩父母色養備至敬兄友弟怡怡無間言是其仁篤於親也幼讀書頗穎悟世亂棄學與鄉紳共修天

成寨一方賴之又精幼科求醫者如市泛應無不周一飯嘗數起不憚煩酒食供應弗計焉是其仁推於人也尤善理家人盡其職

地因其利井井有條所蓄牛馬咸若其性而滋息獨蕃或有疾自療之輒效妙由心得鄉鄰爭來求治無不攘臂應之或以節勞勸曰六畜亦命也何忍視其死而不救乎是其仁及於物也先生四子長三元業武叔季皆業農惟仲子三寶字鼎實業懦弱冠即飢於庠又使其遠從湘潭黃先生遊講性命學數年歸來問字者多自遠而至光緒乙巳因戚寨廟基創建大成殿倡立文明社修東西齋房十二間皆先生之經營聯同人講義會文遠近聞風鼓勵課友至者三百人又恐鄉愚無知不克改行從善因立善會宣講聖諭先生登壇演說諄懇剴暢聽者如堵至有泣下者此皆造士覺人之盛心勃然不能自己者而又坦然行若無事焉是顯諸仁者不且善藏諸用乎宜其人力可以勝天其壽亦有必得者也今先生七十矣耳聰目明食健力強少壯人且不及即壽踰期頤無

難况鼎實兄弟順志承顏善於怡養孫曾繞膝蒸蒸日盛一家之中藹然太和元氣之所萃以此倡仁風而型末俗則先生以仁致壽豈僅一家之瑞哉閣與先生有通家誼謹即平日親炙而得之者以為之序

同學送師序

楊凌閣

師之為道豈不大乎尊媿於君親同於父德侔於天地師道不立則幼而蒙長而愚老而賊輕君父如路人藐天地如無物其不至趨人類於禽獸者幾希矣三代以前君德侔於天地君即師也父德侔於天地父亦師也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雖聖世不廢者亦以君臣主義其分嚴分嚴而情有難達父子主恩其情重情重而義有難伸師則有君之尊而情同家人有父之親而義仍朋友情通則氣和和則樂義正則道尊尊則嚴尊嚴以為體和樂以為用

是即禮淑樂陶之實際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此也夫天地以人為用人以天地為體師者妙天地之用以使人各全天地之體者也是故學不足以知化無以述天地之事智不足以窮神無以繼天地之志成已不足成人何恃又何以盡師之實無愧師之名乎師之為道豈不難乎慨自周衰世降君師之道廢而孔孟繼興盡師之道終不得君之位不得已立言以傳道此師道一大開闢也孟子沒學不傳師道壞君不君父不父滅倫喪理至於嬴秦而天地之翻覆極矣漢儒傳經而道晦隋儒續經而言雜直至五季之衰世界晦盲而師道更不堪問矣及宋之興周程張朱大儒繼起講學著書是師道又一開闢也故自三代以來人材之盛以宋為極師之為道豈不重乎嘗竊謂周子崛起南服直接五百年不傳之統而程子大其傳張子衍其奧朱子集其成由周子以及程張

道自南而北由程張以及朱子道又自北而南豈果天地之氣運  
以此為興衰乎而師道之興衰關乎氣運則固自古為然也歷元  
及明如趙江漢許魯齋薛敬軒胡敬齋或出或處其立言制行皆  
以孔孟程朱為準的洵無慚乎師道者也及我 國朝名儒奮興  
遠邁前代而純粹以精如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尤南服之特出  
者乎自是以後詞章訓詁之學日新月盛博學能文之士以經師  
自負者壇坫相望信目忘心逞言略行著書立說詆毀先儒幾於  
天下同風而惟東南為最盛師道不立學雜言龐生心害政遂釀  
亂階洪楊之禍慘天酷地推本而論端自學術之壞基之也而天  
心厭亂誕生哲人湖南羅忠節公以一介書生奮起草茅倡提義  
旅馳驅於吳楚之間履險蹈危絕無顧惜究其所與共患難一生  
死皆其相與講學諸弟子當天下無事之時人所共笑為無用老

學究也豈知其猝臨變故而顧有用如此哉其著小學韻語一書  
凡從軍之士類能口誦而心通之故所向克捷皆以少勝多身經  
百戰未嘗敗衄非義理之心素明於中故忠勇之氣一發而不可  
遏歟嘗為衆弟子勸曰更願諸生益相嚴勵日親當代崇實之儒  
拔本塞源共止天下之學術學術正則禍亂有不難削平者匪徒  
恃乎戰征已也嗚呼如忠節公者真所謂直接孔孟程朱之傳體  
備用宏而無慚師道者歟不幸大功未就星隕道喪豈天無意於  
斯文乎抑天所屬意者別有在也如吾師恕軒夫子其繼忠節公  
而任師道之重者乎夫子生周子之鄉而與忠節公為見知不遠  
數千里來主吾豫洛學明道兩書院講席者十數年道自南而北  
與周子先後有同揆焉然周子得程子兄弟二人而道遂大著今  
從師遊者百餘人而反無程子其人者此亦吾黨之恥耳茲因師

老而倦於遊浩然有歸志而殷殷樂育之心終有不容自己者此亦君不容已於民父不容已於子天地不容已於人物之心師則全體而統具之也而吾儕體師之心不亦有不容已者乎夫聚樂離傷眷戀師恩而不忍舍此不容已之小者耳惟心師之心道師之道皆本此一段不容已之至誠縣懸於不息踐形以此盡性以此於君為良臣於父為肖子於天地為順德方無負吾師苦心苦口提撕警教十數年未嘗少懈之盛心而不容已者真無窮也吾黨體此師之為道豈不昌乎謹書此以為送師之序

馳封夫人崔母張太夫人七秩序

張錦芳邑人

皇帝御極之三十有二年日俄約成普天同慶吾兄馨庵以觀察使監鰲灤陽蒙

恩加二品銜

賞給二品封典先大父母

先父母均以恭遇

覃恩累贈資政大夫二品夫人吾兄猶以



祿養不逮歎然於懷推吾父母之愛以及吾姑母援例陳情仰邀俞允得馳封二品夫人表弟贊廷茂才將卜吉於月

之二十四日恭迎

誥命叩謝

天恩並擬戲綵稱觴為姑

母壽錦芳以中涓之親又忝在館甥之列侑觴之作誼不容辭謹

不揣譾陋就素所饜見而旣聞者臚述大略俾知吾姑母之徽音

懿德實足膺是福而無愧不徒以博朝命為榮也側聞吾姑母

自為室女日即嫻姆訓先大父靜齋公課之女範女史等書略能

背誦稍長濡染家學婉婉聽從及歸外舅崔履中太學事姑尹太

孺人至孝太孺人素有鶴膝之患不良於行因卧牀褥者數年姑

母扶持奉養無晷刻離太孺人為之忘憂姑母生丈夫子一即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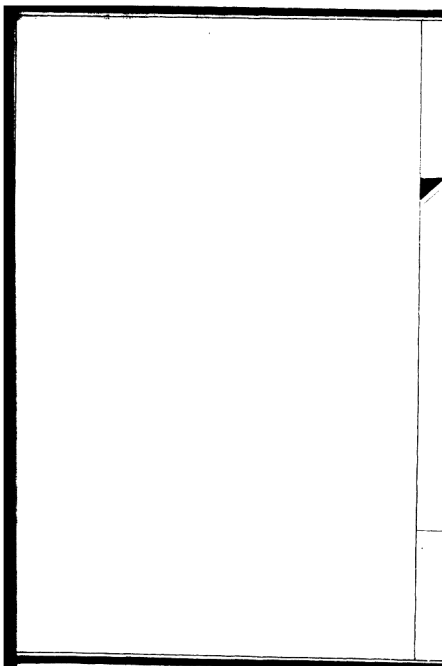
廷表弟女子子五皆占鳳於清門而歸錦芳者為最幼贊廷尤後

於諸姊五歲失怙今年三十有一矣太學公創業未半中道而殂

爾時乃弟恕仁太學亦不更事家政一以委之姑母姑母外持門  
戶內主中饋慘淡經營布畫井井僉曰能賢兩房同居者垂五十  
年門以內雍雍如也姑母持家無私蓄於子姪無歧視嘗令胞姪  
超庸與贊廷咸來執業先父及吾兄之門先後入泮姑母督課彌  
嚴論者謂有畫荻斷機之風超庸贊廷亦仰體姑母之意砥名礪  
行有聲黌序吾姑母之所以劬躬而盡後者為不虛矣尤幸贊廷  
表弟北堂承歡曲盡色養含飴弄孫頤養天年曰耄曰耄日期頤  
固意中事耳今日壽延七秩福備九疇 丹詔在堂綵衣在庭  
春酒羔羊稱觥而介眉者趾錯於榻內外姑母顧之喜可知也抑  
錦芳尤有進者洪範五福富壽康甯歸於好德而貴不與焉竊觀  
自古婦女之傳者太上以德其次以節其次以才而最幸者莫若  
以子之賢孔孟程朱孰非早年無父兒類皆成於母訓卒成大聖

大賢師表千秋追榮三代其所以顯親而揚名者為何如耶贊廷不欲顯親則已贊廷而果欲顯親知在此不在彼也況今春秋鼎盛勵志進修前程遠大正未可量將來倘自樹立以榮其親其顯揚不更大乎哉贊廷倘誦此言而觴於堂吾知姑母有驟然色喜更進一觥而已贊廷明達亦必不以斯言為河漢也贊廷勉乎哉

以上採訪稿



項城縣志卷十八

麗藻志七

傳狀

楊烈婦傳

唐李翱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侶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侶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若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為賊之人

耶衆皆泣許之乃約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饗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蜚箭集於侃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守與其死於城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馬率其徒從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馬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人之受氣於其天何不同也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至於辨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寵旌守

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自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序之將告於史官

烈婦秦氏傳

明閭 煖邑人

烈婦秦氏者余弟燦之元配沈廣文秦蛟女也氏故儒門淑媛生而嫻禮義習姆訓天性貞烈如寒玉溫潤而粟可沈濤入焰無改色澤及筓歸余弟值先大夫先宜人俱見背能處家以和事夫以敬中饋內政悉主之有法自妯娌以及臧獲賢聲藉如一口弟天

賦高邁居平咄咄負凌霄志乃抱奇不售日夜攻舉子業不少休  
氏亦愈益勉女紅佐之常夜分不寐蓋數載如一日也己酉閏中  
弟不幸以嘔心邁沈疴氏日夜涕泣守之躬湯藥不懈蓋衣不解  
帶者復三載弟止一子幼殤僅存二女一日易簣氏惶然如自喪  
即擗踊痛哭曰天乎吾不亡何待乎即欲與偕逝時二女呱呱在  
抱余力勸諭之可強起撫孤庶幾延弟一綫之血息而氏不聽也  
朝夕號泣哀毀骨立卧牀席不能起未幾幼女以痘殤乃付長女  
於荆人撫之成立遂決志從地下自是絕飲食不復入口日嘔血  
數斗竟殉弟而逝先是氏守孀荒墅門闌寂可羅雀日惟二犬司  
晨暮至氏歿而二犬環遶不去亦竟伏柩側餓死嗟夫天道可知  
不可知者也夫以氏之賢而淑敬而有禮使靜好永日可不謂天  
道乎迺既屬弟才志士可謂得配矣而卒無子而歿歿而從地下



天道又安在乎意者名不死德不朽有不朽者在故豐此而嗇彼耶抑天果遠而不可稽或貞未必歆淫未必吐耶雖然人壽年夭壽德節烈如此千載後有知節婦者氏固未嘗以不嗣失壽也則天固未嘗不可知者也不然貞心可以感異類而獨不可以格玄穹此理之必不然者矣故為節婦者可以瞑目者也

烈婦張氏傳

閻 煖

烈婦張氏者為奉政大夫府君之側室煖之庶母也年十六侍府君即知小星禮先是府君宦深州為王事瘁忽邁異症歸卧牀箒者幾浹歲終日若起若坐若俯仰若咳吐母晝夜左右未嘗衣帶解藥餌悉出自手雖寒暑歷銷骨鑠肌無怠色疾革知不起即以死自誓告府君曰君若危妾請身先不能獨存也而太母安人固知其志之篤嘗令人密防之一夕府君將易簀舉家哭不輟防略

弛母給之曰主君少甦幸無事衆請暫息妾園穿衆信其言姑就寢是夜遂自經於府君之卧側蓋先數日已就浴至是猶盥漱櫛沐有如常時旋乃更衣襟帶皆手紉經時復恐聲出為人知猶以白綾巾塞其咽及衆覺已長往矣而面目宛如生時府君在昏憤中聞而歎曰好人果先我逝蓋及旦亦含笑嗟夫母之節烈從容蓋如此夫在易之坤臣道婦道一也臣死節慷慨易從容難婦死節亦如之蓋慷慨激於一時或意弛於竟盡從容則貞心出於天賦正氣達於性生蓋百折而不回一往而獨至且匪直此也敵體易側室難蓋敵體迫於無逃猶可以名分勉側室葛藟屈於樛木小星媿夫衾裯非禮義之激於中從一之道固未見靡他也而況主君死在禮妾自有常道而又非事變之迫若刀鋸鼎鑊之不可免獨不可少緩須臾稱未亡人乎而母竟若此者是真天賦之

貞心性生之正氣浩然於中若火然泉達之不可遏有不以從夫  
地下不已者若母氏者是真烈日秋霜並凜千古蓋匪直邁古柏  
舟者流其亦可以愧天下之為臣懷二心者矣語曰士之烈無甯  
為女之烈蓋烈士殉名滋世之薄母氏其天下之偉丈夫乎獨惜  
當道束於功令弗克轉聞於上大彰厥美以風來茲煖故特為援  
筆記之以俟修史者考焉

以上閩  
氏族譜

### 范麻子傳

國朝于聯珠邑人

義士范麻子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名字余嘗聞之故老麻子  
初與豪客郭七俱居李世卿門下世卿待之如左右手麻子等亦  
以腹心視之時明運式微大盜蜂起李氏聚族而屯於槐坊之李  
家寨以自衛焉有張長腿者號摩天王虎踞於南頓西寨項邑官  
長且擅易置莫敢誰何其姪豁子亦竊據水寨上官相為羽翼會

長腿有叔挾室過槐不知為何盜所掠而長腿以為實出世卿意也率眾往攻之因優人李建三素與世卿有舊誑其寨奪門而入殺世卿及其二子復喝其眾曰降吾者生逆吾者死麻子見大厦忽傾獨木難支徒死無益不足以雪恨洗恥乃與郭七目相熟視而降歸後日侍長腿左右效其殷勤奔走以示全無攜貳乃私與郭七成謀令郭七誅豁子於水寨候炮響時便可下手時六月二十三日也麻子乃買寶劍一口伺長腿在庭院納涼跪以獻之偽而授之末長腿變色急起而退麻子自後乘之遂刃其首長腿屍行數步乃倒時欲傳炮則火藥不燃而麻子所乘之騎又早被知者竊去麻子見事失機遂提長腿首登樓扃其戶殺其妻妾子女靡有子遺若曰而今吾可以報故主矣不移時豁子自水寨聞報至乃壞樓之四隅焚之以柴麻子將長腿首置花門上破為肉泥

慷慨怒罵而坐焚焉余所聞諸故老者如是今南頓集北范亭雨  
傳為麻子之後至於郭七則不知其終云品九文集

### 俊儒王公傳

商城知縣單可璣

歲辛丑余謁選赴都掣得中州之雩婁甫下車得與芥亭王先生  
晤迹其言論丰采心竊計其為有道舊裔也迨公餘燕會因出其  
尊大父行述暨墓誌銘屬余圖不朽余披玩再四知其為處士而  
有國士之風也敢以不敏謝乎王公諱應生字俊儒號西林先世  
居晉之沁水世代簪纓為山右名族始祖明宣德間遷項至三世  
四世皆以文學顯名至五世家貲豐裕好施予邑侯以惠周戚里  
旌其門六世可泰公遭明季寇亂負其母避兵於太和縣之舊治  
比旋里田園廬舍蕩然無存公生而頎偉稍長即知愛敬偶有微  
拂親意者須臾悔悟跪膝下伏罪請責或伺親偃息叩頭榻下親

感其肫誠愛護倍加然以家業中落不足贍養為恨遂棄儒入閭  
閻不為機詐狡僥之行而自獲持籌握算之償壯年治產居積屹  
然一素封由是甘旨無缺而孝養日隆矣及遭喪葬大故哀毀盡  
禮典文優備雖夙嫻詩書者無以過之尤篤於友愛兄弟既離居  
有無相通欣戚與共恩勤周恤析爨一如同釜之親切焉季弟夫  
妻早亡遺孤兒甫離襁褓公囑配李乳哺之俾成立且慎為之擇  
婚配治室家猶子居然子矣思顯親莫如榮名非讀書上達末由  
也迺敦請名宿情文兼到家男風齋公攻苦誦習秉師訓如臨父  
母從此文字精進行成名立為多士冠冕季子程齋公以家訓嚴  
明篤志研究亦以第一人補博士弟子員諸孫林立秀發登科目  
列膠庠後先濟美一時稱盛事焉蓋公之遺澤遠矣公饒於貲而  
不吝於用如施茶施棺推衣解食之類種種善端難以悉數歲饑

憂乏食者衆乃率家人煮鹽豆食之會有屢索不已者童僕厭其煩厲責之而欲激主人之怒公切戒勿拒恬如也嘗客遊秦關旅次見有老媪挾一少婦二童稚哭泣哀號公詢其故曰我父負人債且豪甚今當償期逾期不償將魚肉我矣不得已願鬻兒媳償之奈生離故不忍耳未幾索債者至公計數解囊代償之且給錢二千俾圖生計老婦急詢其姓字公曰我逢人汝知姓字何為遂去公之勸人為善也孜孜汲汲惟恐不周每值松風朗月里巷擠坐擇善惡感應諸說高誦詳解瞭如指掌又切切以勿棄字紙勿宰耕牛為大戒故出則人服其善化入則博採夫嘉言每置冊於案上擇古訓之尤精切者命兒孫輩敬書之如克己可以制怒明理可以制懼謙受益滿招損學者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等語今猶藏於家廟之笥焉年登八十有二福之隆德之厚也豈

不誠卓卓可紀也哉

王氏族譜

葉姆熊氏小傳

王曰珩邑人

熊氏小家女余保姆也適葉有子而嫠貧無所依乃獨力築室編茅自覆為養孤計伯氏利其少欲嫁之有成說矣覺而負孤以逃聞余先祖母李氏方甯外家願委身焉先祖母既苦節自勵更憐氏之有同心也視之有逾等倫氏亦輸誠服役難易無所避余祖母歿繼事我母先後三十餘年迄無二心吾家內外物事輒任為耳目人不敢干以私厥孤成立既娶妻生女矣不幸早歿則一依家主為性命其遺穗之蓄除自奉外不留長物曰我無子私積何為耶方氏之任事也僕佃輩願結驩者咸呼為阿母又其母家諸兒歲時數來問視久之無復然者詢所自曰情面無所徇請託無所得也撫余兄弟五人皆有恩率以余兄弟之哭啼為欣戚不自



知其勢也老病不能服役猶為余守塲園間而余索果餌依依若  
嬰孺云及卒葬於莊北嶺上歲時遣人祭其墓卒後僕婢中無復  
有如葉姆者矣

王氏遺集

彭太學生傳

王茂松 邑人

玉衡彭翁諱璣項之黃解人也幼業儒以運蹇數困童試援例入  
太學公性剛直威武所不能屈而慷慨豪爽尤樂為鄉里任難邑  
有捕役某以誣寫賊詐鄉人財鄉人懼往哀公公使其人若佃戶  
之從主者率之往辦捕憚而屈詐卒不售又里有餓人死於途邑  
宰以撿尸館公家公與關說乞以罷驗宰不之從且曰汝欲私結  
人命耶公曰私結之禁為啣冤也無冤而亦理之公將使凡民有  
喪盡待檢於官乎宰語竭允之事訖聞之者無不為公栗汗公曰  
苟有理雖天子何畏况區區者辛亥邑有土方公務公年已七旬

餘矣聞之恨無因與宰面質會宰歿於官署事者嚴比之紳民俱  
因公亦被稟遂杖而往宰見之責以抗欽工公曰欽工有旨否宰  
怒曰以為非欽工爾有旨耶公出諸冠中蓋前年免役 恩綸公  
預藏以為証地也宰責其藏褻公曰民之戴君猶元首也不此之  
藏何藏乎且人臣以奉法為尊君彼方王命者乃真褻之矣宰以  
公老故多盤結以勞之而公跪疲則坐殊不之苦言次輒以杖擊  
地聲徹堂外宰亦終無如之何公之慙直類此頗多不能殫述惟  
六旬無子鄉里悉為含屈而公亦作玩花樓以自娛樓下亭池嚴  
整花木繁鮮日引鄰老遨遊其中蓋恨無子也一日有鄰村霍某  
詣公白沈邱江澤鎮劉某君子也曷往致焉先是公有子數歲殞  
於痘棄之道旁中夜而蘇公家不之知也有劉老以車販遠歸過  
之聞兒啼破束草而出之男也劉思不知誰何子又更深無可問

訊者適妻無出載歸養之及霍容是其戚黨言之甚悉故霍云然而公殊不深信夫人胡氏以失明故思子尤切日夜慙慙之且云一往反耳即非吾兒固於我乎無損也公諾偕堂叔希天邑庠生者往訪焉人言悉與霍合公猶恐有悞歸又遣廊敬桂者其甥也詣劉細審之囑曰是關我宗嗣勿孟浪也廊諾而往符驗悉確歸白公大喜曰不意昔日戲言竟成今日讖語蓋公子之生也有瘖在其臍下公嘗戲曰兒即逃去不難識也此堪誌矣廊果以是認之公即命駕往厚酬劉而歸之劉欲不與翰林程公聞之欣然為之作合因白於官而朱其券焉公庭教綦嚴子歸三十餘矣而無故不得私出惟慶弔始獲一晤戚里公歿年七十有六無疾而殂子必剛即養於劉老者亦名列成均女三人長適呂鄉先生輩老之媳也次陳先公致次適太學生戚燦之子武生可畏之弟孫業

儒長可成次可則

贊曰人之法當時傳後世者固其德為之也亦遇合使之然耳如彭公者使獲蒞職天朝以直言補袞闕以正色率僚屬不難與閭羅包老齊名矣豈止伏階下折酷令使鄉國欣慕哉吾竊謂天之賦彭公者厚而佑彭公者殊薄也然觀於稚子棄野死者復甦遙遙數十年間卒獲聚首則悠悠蒼天安知非以車販劉老作寒冰覆翼之鳥乎噫天之報公亦奇矣

任氏傳

王茂松

有女忠義曰任氏故太學生彭璣之妾今太學生必剛之庶母也剛既長始得為父後父母致爭端起族欲逐剛而以利啖任氏汝主是議別繼子汝則母矣任曰若是是背夫也吾年六旬而多疾行且死死何面目見吾夫於地下且背夫求榮雖贈夫人罵滋多

族知不可搖議不如懾以威清明節任將歸省親墓甫出門族之惡少奪其祭物而蹴之施捶楚焉任不屈歸語剛剛畏族如虎戰慄不作聲往語母家兄弟猥屑無足語者不得已使人要鄰村王生茂松曰君與吾夫忘年交也今人侮其妾實欲逐其子覆其家也君如不甘坐視吾謀待子而定松曰汝以為何如者任曰剛之來在吾夫生前雖鳴之官不能逐也然不鳴之官則族之慾心不死而吾之受侮終無已時控之若何松曰見極明會謀泄任狀未上族詞已批示出矣時宰貪兩可其詞以待賄者而袒焉適族以千金為宰壽宰遂不直任以剛為劉生拘之於城且將斥其衣巾任奮然曰今日之事即刀臨頸鋸裂身沸油煎骨肌不復能罷手也率璣之甥壻四人控之撫院撫院穆公清廉士也反其詞而結馬方宰拘剛時族霸占其田宅牛馬璣之四妾某氏育子必慎及

諸女外甥皆反顏向族日坐高樓設筵席慶賀以為得意獨任出無所往入無所歸冒炎暑步行依姻婭數十里外猶慙慙以成夫志者周爰諮度云嗚呼如任者其婦人也哉果決赴義不避艱阻雖丈夫吾見亦罕矣其媵妾也哉忠夫之事奮不顧身孀室之去此而逃者往往矣吾聞國家一理任其彭公之忠臣義士與士之食人祿而逃其事者對之勿亦愧乎丙辰初夏予遇諸李柰家提及往事嗚咽不能成語形容枯然病矣豈剛之待任有不堪道者與嗚呼忠義如任而不獲美報負任者亦忍矣哉某歲月日以疾

卒

以上四清齋絮語

前陳州府知府伯瑗劉公傳

王詵桂邑人

公諱拱辰字星平號伯瑗一號柏源江西新昌人也家貧力學有大志問難常出帖括外宿儒器之道光丁酉膺拔萃科考授吉安

府學訓導吉之青原山故有王文成公講學處言於郡守勗陽明書院又建五賢祠於廬陵祀顏魯公諸賢時文信國尚未從祀孔廟也數言於守有難邑公曰高宗序信國集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可謂行踐其言矣聖訓煌煌告無不允吳文節中丞援奏從祀此公之力也甲辰成進士庚戌選豫西華令重門洞開進邑人問疾苦知訟詐贓糧截串為大蠹曰開征而役截串焉民欲自納不能也用一索十違誣抗糧官民齟齬實此曹構之顧有謂役不截串則民多抗延者天下甯有是事哉衆翕然曰公神君也於是不催而輸將恐後或檢驗赴鄉輒單騎率數人往曰丁不縱而役橫者未之有也鉦懸於堂訟者聲之公立出案無留牘役莫售奸宿弊盡革民感再生辛未丁艱服闋來豫黃河帥委查大河南岸時咸豐己未夏寇氛飄忽日謀偷渡公馳驅河上不避艱險是

秋九月賊逼近郊公飛馬出城立督船移北岸賊至河帥避之膺  
卓薦庚申三月署陳州府陳東南毘潁毫捻匪西竄要衝也郡西  
周口水陸巨鎮賊雖殘毀商猶輻輳公曰此地左郡城而右西商  
於郡縣為輔車之勢於百姓為衣食之源倘為賊有禍中腹心勒  
築三寨屹然保障時苗逆久耽周口遣黨助工為蠶食計公廉其  
奸飛稟豫皖大吏嚴檄止之微公炳識幾見苗禍早中中原矣十  
一月補陳州府陳之弦歌書院有資而不豐瞿子皋先生守陳重  
捐諸七邑存郡資庫生息為膏火費殊判存案曰官提用而商與  
之者商償之蓋預杜商之逢官也咸豐三年令某潛謀諸商而罄  
馬衆訟弗得理公至諭商如判勿違商怙勢抗公責羈禮房俾速  
繳商適病死勢者蜚語蠱公訟商者提省待鞫汴紳悉曲折力持  
清議會黃河帥護撫篆勢者計中輟然資卒未令繳而且岌岌去



陳臭汝匪陳大喜等結苗逆踞屠新息項沈開項沈南鄙死徒略盡戡定後榛莽成林公稟發淮西太倉穀並多方勸捐招流亡賑卹之耕給牛種病給醫藥親歷垣破屋三閭月僧卹過陳聞與論喜勞曰不負百姓劉青天之稱矣未幾部吏忍騎公曰咸豐十年丁地耗羨銀限滿未完也降三級調用陳人驟聞以為訛既知其真如失慈父母釀金擬叩帝聞公力止之謀代捐復又力止之已而吳中丞奏辯曰前奉恩旨歷年水旱兵燹地方分別蠲緩具有明文請復原官制曰可然公已久去陳矣大吏薦剡百姓嘔歌不敵老吏吹索也異哉久之委署南陽府時同治丁卯五月也宛正告旱公途次齋禱接篆雨如注宛人久慕公得雨喜曰是真隨車雨哉宛殘破如陳而途衝差繁吏弊民困西南大山毘秦楚老林淵藪嚙匪自昔號難治亂後益甚公均徭役聯保甲

振民氣嚴吏治控馭撫循令不繁而已安襄邑陳八擾宛屬葉境勢張甚公曰吾民不惑無虞也會官軍一舉滅之復破平頂山及蠻子營老巢而泌唐裕之積年巨匪張興勝花得春等亦以次伏法公曰若屬寄耳目於書差吾託心腹於百姓故擒易也是冬補南陽府公以宛兵荒相仍請蠲同治六年以前民欠正賦蒙

恩新舊悉蠲公曰不備荒而冀君恩非保赤之策也倣朱子社倉添建義倉諭富民量力捐輸得穀數千石手教曰實心實力則惠民否則良法為厲階矣生平無他嗜好公餘惟讀書課士雖戎馬倥偬與在吉無異也新野馬海峯輯宛南人物志迄元而止公補明代而刻之又輯宛南藝文志三十卷付梓前在陳亦刻謝康樂集猶以未刻風俗通後漢紀為憾云規行矩步喜怒不形接人藹然自視欲然至於臨大事決大計灑灑千言力陳得失無所撓旁

觀惜之挽之弗誣也當勝帥柄用釐局設周口苛擾萬狀商民弗堪激戍弁勇勝震怒尅期勦洗公示安寨民直稟勝以激變狀勝愈怒曰黨惡聽參合署大驚恐幕勸自計公不應遽馳抵勝營反復辯論勝怒卒不解公毅然曰果誣民叛當直訴部科耳勝多不法聞公言即回嗔曰畀我首惡餘可宥也故僅殺常振川數人而百萬生靈得免荼毒時同治壬戌六月也乙丑七月黑龍江協領依勒吞等十餘騎赴湖北繞道商水扶蘇寨賊甫過寨疑為賊殺數人餘奔商謂民叛令某通稟後即會副將某破其寨公得稟馳及寨已破矣營弁方肆殺公斥曰民誤戕營弁固有罪然紆道從賊後情形可疑否胡不自咎妄誣民叛營弁語塞氣阻斂兵去公解民縛葬民尸衣物牛馬通融贖還非公寨無噍類矣陳人每談二事必額手頂禮嗚咽流涕云辛未三月二十六日卒於南陽府

署民哭奠如喪私親士大夫知者皆泣失聲曰古之遺愛也宛陳皆請祠名宦又謀建專祠以奉之己巳夏越南貢使黎竣等過宛慕公治行愧國珍公卻而贈以孝經使者歎曰中朝第一流也公數擢道員在宛大計吏以卓最保在任候補道公遽逝矣年甫六十有三云或謂公為西安城隍者羅池廟之誚俱在不闌入也

楊朗軒先生傳

河南學政邵松年宛平

先生諱明德字釋經號朗軒姓楊氏河南陳州府項城人也始祖諱進明入國朝遷於項世業耕讀高祖諱宗儒以忠厚起家曾祖諱九哲祖諱璽慷慨好義嘗以醫藥濟人父諱華修禮義型家兄弟友愛老而彌篤先生生而聰穎甫能言聞父言祖宗軼事即歷歷能述其詳數歲授四子書通大義弱冠屢試不售遂絕意進取然讀書之志不少衰事親孝出入必告先意承志始終不違居

喪哀毀如禮事兄尤恭謹如嚴父推甘讓美而自奉極約性仁厚好施與尤善解紛親戚貧而求濟者已所有必慨與之不少各鄉黨有爭競必為剖是非無偏倚直者德之屈者亦帖然服焉戊寅春大旱斗米千錢家儲餘粟或勸之糶先生曰麥成否未可知親戚聞不無需以舉火者乞者盈門吾不忍其呼號利其值而不之蓄也遂將粟悉以濟貧不足復領官倉藏穀數十石籍本鄉飢者戶口分給之然遇道路之顛連無告者嘗恨貧無力弗克遂周濟心輒歎歎不能自己至聞某處道宜補梁宜成輒輸財勸事樂為不倦嘗曰此事利己利人然謂為善則可而不可以是為要福計也村南潁水寺有大成殿祀先聖先賢久傾圮先生創議修復前建講堂延名師主講其中鄰邑從學者多聞風至更於課文外延者儒講實學人皆知聖賢之必可為至今過其地者莫不爭道先

生教澤不衰焉先生識見正大生平行事一循平易不道鬼神險怪事見人溺於佛老輒曰佛老之教吾未嘗窮其說然入其教者先蔑倫知其斷無一是處也晚年篤嗜先儒書擇要鈔錄寒暑不輟有悟輒劄記以誌之蓋先生志氣清明得於天授一生學力復處處從體驗中來故其立心行事不務高遠而庸言庸行無不悉於古人合先生嘗言人生除事親外教子是一大事故中年以後督子極嚴購書講論無虛日嘗慨然曰吾少年從師始誦章句繼習詩文未有言及實學者又不得程朱先儒書讀今老矣方知文字外固有一條正路可以直入聖域人皆可以為堯舜這句書今始信而不疑汝曹勉之讀此可以知先生之學術矣先生生於道光六年丙戌卒於光緒十二年丙戌享年六十有一配胡氏淮甯處士諱永安女子二凌霄邑庠生凌閣己丑 恩科舉人孫男三

人寶璋恩慶綸慶女孫四均幼

論曰昔程大中公知濂溪先生賢命二子受學馬卒成大儒其識遠其志正也朗軒楊先生世業儒而不以學顯至二子學行卓越為世所稱讀先生訓子語知先生貽謀善矣二子年方強盛精進無已時迹其恪守程朱志趣正大又安知古人之不相及也先生有言曰不教子則上負祖宗下負子孫是為不孝不慈之大者然則先生之教子先生之孝與慈也苟非二子卓然自立又烏足以見先生之學與教然則二子之力學可謂先生之肖子矣先生仲子仲唐為余庚寅禮闈分校所薦士述先德屬余傳之因併附論如此

楊氏族譜

### 環翠先生家傳

柳堂扶溝

先生姓馬氏諱萬峯字環翠號峻菴古項南石橋村人余癸酉同

年友瑞宇之父也祖諱公然字道平好施與祖母氏盛父諱希朋字協仲豪爽能任事母韓氏先生為庶母韓太宜人出幼失怙恃依其大父母以成居東偏有石橋將圯夏秋間雨連縣阻人行協仲公欲重修不果費志以沒先生承父志與叔父化亭首捐千餘金倡其事工竣行人爭頌之越二年叔父與先生析爨先生治家井井有理日以豐事嫡母韓太孺人以孝聞並請鄉先達某以節孝聞於朝奉 旨旌表建坊又修家譜以敦族建宗祠以妥神由是鄉人多知先生者先生有膽略料事多中咸豐間土賊蜂起邑侯彭公知其長者授以團練事先生率眾禦侮數為賊窘眾皆膽落而先生自如承平後敎功宜首舉堅不受舉同事以代所謂無伐施非耶先生猶慷慨樂善納稼後施柴米歲以為常遇歉則倍之車馬衣服有見愛者持以贈親朋有患難捐生命傾囊篋救



之有陶公潛安者先生莫逆交也訛傳其降賊械於官先生一保於項再保於汝不避艱險代申其冤事平先後費數百餘金無德色人益重之先生好讀書常以家事分心不克卒業為憾仿范文正公故事設立義塾庇一方寒士如是者有年及瑞宇與其弟荃亭成立仍延名師招鄉鄰子弟同硯席更集遠近知名士會課一時捷南宮登賢書食餼遊泮者不下數十人瑞宇亦入澤宮領鄉薦荃亭雖困小試而積學已深長孫麗軒五孫晴軒皆以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由是儒林中咸稱道先生不置以為培養人材之報云光緒庚辰瑞宇大挑一等奉旨以知縣用人皆稱快而先生獨愀然不樂謂方今胡可為官效貪墨則有負初心守清白則不堪賠累故瑞宇官廣西補貴縣大缺任事僅一年即決然舍去固由淡於仕進亦以守先生教然也先生偉軀幹面方赤鬚髮皚

然白望而知為方正士嘗傳先生猶如或遇之也先生甲申前五月十六日卒七月十一日葬於祖塋凡被澤子弟聞而墮淚者同碑先生懿行於道側而鄉鄰來饋及奉隻雞斗酒祭者絡繹不絕甚至有不知誰何而哭之哀者其德澤及人之深何如耶先生配鄧氏佐先生治內政勤儉好施與先生同先二十二年卒先生與德配上及兩代皆以瑞字官 贈如例子二長即瑞字印秀芝次蕙芝字荃亭孫五人曾孫七人元孫一人詳於譜不贅述

論曰世之守財虜視錢如命終其身不肯為一可人事而豪華者流又復浪費錢財於飲食服御間而不用於正先生獨能不為俗誘不為利疚以其身與義相終始可謂矯矯特出一鄉之善士矣雖然先生終於鄉者也先生而不終於鄉則又豈僅一鄉之善士哉傳曰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倘謂先生與易曰作善降之百

祥書曰惠迪吉為先生慶馬馬氏族譜

張菱湖茂才傳

高釗中邑人

菱湖予之中表兄胞姑母荆布老人之子也姓張氏諱安雅字伯晏號菱湖別號看雲道人初字晏如號菱塘父諱東林字青圃太學生母荆布老人讀書明大義善書工詩著有彤短集尤愛觀諸儒語錄青圃公務農而嗜飲戚友欲索荆布老人書不得則攜壺與青圃公飲既醉投紙去翼日出老人書遍償之菱湖幼聰穎有奇氣成童能詩與同郡郝蓉塘孝廉韶景賈柳塘明經暨增季又哲廣文濬王丹若布衣詵桂友善以詩酒相唱酬相聚多老宿而菱湖議論侃侃常屈其座人由是名大噪弱冠以郡試第一入邑庠肄業大梁遊古吹臺登禪院浮圖見黃河之水一綫自天降胸次益浩瀚秋闈同考試官祝批其第三藝曰似文非文似賦非賦

文有賦心也抑賦有文心也塲屋文字固當如是也菱湖曰簾官未易得雖被黜實知己也荆布老人授以理學宗傳嚴督之乃淨掃一室泛觀儒先書窮思力索有所得則筆而論之時時與先兄吏部公質所疑一日投以箋則作原心也曰心者方寸軀殼之名中含者氣氣聚而靈生焉曰知知隨人用用於善則善用於惡則惡譬魅之魔人知為魅用且作祟矣先兄沈吟若有所思曰善惡由知辨也謂知為善惡用則知無主矣菱湖深於思者而見僅及此於本體尚隔闕欲為進一解時釗中在側曰此喻為菱湖之獨得曷即其喻解之覆曰魅之魔人乃憑其軀殼而蔽其知知不能為他物用也觀其人醒後不復記憶可見菱湖得書躍然起自焚其稿思之至忘寢食證諸吾心而有合也再讀儒先書沛然若百川之赴海略無阻滯矣荆布老人春秋高愛讀書菱湖手進甘旨

時時論古今人物談名理以為娛樂雖時際兵燹風鶴頻驚而卹居晏然如在武陵源尋丁內憂哀毀之中手輯老人形短集及訓子語藏於篋追寫老人遺像祀於堂絕意仕進足不履城市者十餘載一稟老人之訓也先是粵逆破歸德中原寇作王丹君以布衣遨遊梁苑成皋聞名公鉅卿爭延為上客文人後進踵門投刺皆頤指而氣使之獨揄揚羨湖之才可大用已而皖匪擾豫歲數四曾爵相國藩以大軍來豫勦辦募人沿賈魯河築牆數百里將以遏西竄幕中設招賢館以計蒞村太守提調其事訪羨湖羨湖上書萬言謂用兵之道當東卒伍齊號令練膽氣結營陣如身使臂臂使指而後應敵能制勝未聞以牆禦賊者以牆禦賊必以兵守牆兵分則力薄百守而一不救則一隳而百廢以數尺之死牆欲禦千百萬之活賊胡可得也爵相韙之而不能計為聞曰丹

君常揄揚君君必知丹君也曰丹君諳練掌故議論娓娓可採然  
量褊急而情執拗方之古人類王荆公丹君聞之大銜之旋假館  
於扶溝義塾授生徒習舉業自擬制義廿餘篇題曰咳餘碎瓊人  
見之驚曰揣摩至此已入彀必赴秋試菱湖笑而不應也同治末  
年袁文誠公以少司農督辦西征督臺邀入幕則與羅健侯太守  
日夕談道義文誠公奉召旋京師菱湖陟太華歷穀函而歸自檢  
定舊作得所軒文集若干卷日手古人詩文語錄以自考證文不  
喜東坡謂蕪雜滋蔓筆陣縱橫不足貴兩赤壁為其精粹一禪子  
耳詩不喜漁洋謂其無一語及君民也惟考亭文集杜陵詩吾無  
閒然論古人書畫皆能抉其微奧常曰吾用思而不得確見雖名  
論千百在前不能櫻我而從之與人辨難必至不可窮詰冀得一  
是而後已然能指我之疵牖我之明吾首肯之則膺服終身而不

忘光緒初服釗中以薄宦馳驅於四方垂二十年菱湖貽箋曰魅  
魔一書至今猶耿耿不知何日再見一證新知也乙未予自滇解  
組歸菱湖已於壬辰正月二十二日歿於家年六十九嗚呼菱湖  
不負予予滋媿矣悲夫子昂晶嵩昂以善繪世其家

論曰菱湖少時英氣逼人不樂與俗人交人亦以狂目之中年一  
變而至道殫思研理必返諸吾心確乎不可易以求實得而俟百  
世其虛懷受善抑何勇而決耶脫令稍貶風骨以諧俗好豈第取  
科名如拾芥兩遊戎幕即譽者不能翼之於顯途薄廩仕而篤潛  
修本其心之所獨見甘肥遜而不悔蓋得力於母教多矣晚歲以  
著述自娛環堵蕭然而尚友古人子輿氏謂嚶嚶然曰古之人古  
之人殆孔門之狂士歟

竹臣  
文集

傅孝子傳

張安雅  
邑人

嗚呼孝弟之性人人所固有也教化之本風俗之源尚有重於此者乎是宜學道者之所素講司風化者所首務而亟欲一得者也夫以固有之性行素講之道宜為盡人所能然曠觀當世求略盡其萬一者何又寥寥也彼生不知書與雖讀書而實不好學者無論矣人自束髮入學所終年誦習者何一非教孝之書乎書中所言何一非教孝之事乎乃吾見今世讀書之家與共稱為好學之士者其平日之所向慕師友之所傳習父兄之所期望無一波及於孝豈惟所學不及於孝即庠序之所以育科第之所以舉車服之所以庸亦無一波及於孝者於是固有之性反梏亡於所教所學而至重之行反為今人之所輕聞有一二自好之士勉修子職率皆慕其名不能盡其實襲其文未必由於性而鄉曲推魯之民又或殘體剗膚以行其不能自己之心性矣而不合乎道即有質



學兼優性道克全如古之所謂純孝者有司棄而弗顧鄉黨不以為榮反不若工干祿八股之文與富商納鍰大盜就撫者雖日侮逆其父母敗亂其天常皆足以擢巍科登顯仕擁旌節據方面上邀功令之褒獎下為輿論所稱羨而孝獨為朝野所共棄人非上智不移與夫喪心發狂誰肯舍上下之所交榮而為朝野之所共棄哉無惑乎舉世視為不合時宜之物絕口而不講也吾邑傳孝子者獨卓然行其志於舉世不講之日而一時簪纓之世族與世所推讀書知名之士從無一人稱道之若並不知吾邑中有是人者而知其人者又或因其專心宋儒之書不喜攻時藝反譏其用功顛倒性與人殊朋輩論文每相援以為笑資嗚呼雖有曾閔適為士林所詬又安望聞風興起愧世而勵俗哉豈固有之性盡絕於今日之人心抑時至今日果不可上反於古歟教化起於上風

俗成於下薰誘錮蔽馴致於此以失其本心者有自來矣是則有心世道者所深慨也作傅孝子傳

傅孝子者名精一字允中城西大傅營人也父朝傑字漢三慷慨有氣節家頗饒而好施母蕭氏舊有失心疾不能主中饋漢三怒輒撻之孝子方四歲遇父怒必伏母背號泣顙禱願代受撻摔之不去母以故輒得免孝子自是時時護防不敢遠離側未幾蕭死孝子甫十歲悲思不欲生遂廢食漢三泣而諭之曰兒慟母不念父也既鰥我復欲獨我乎始收涕進食然時時飲泣不敢令父見也既喪母事父愈謹先意承志終身未嘗有稍拂及漢三寢疾晝夜服事纖細必身妻孥請代弗許不脫冠帶者數月而漢三竟卒於是孝子年已六十矣哀毀不食越三日始啜薄粥不鹽菽者滿百日百日而葬不用樂不用佛事不酒肉宴客不徇流俗情不惑

方士形家說必依禮是歲嚴寒雪平地尺墓去村半里葬之日北風大作土結冰凝啟壙者噤栗不能插束炬灼凍以空會薄暮風雪益急家人暨賓客送葬者皆歸孝子悲親之在土也不忍去乃掃雪結席獨守墓側數日廬成悉屬家事於長子獨留一老僕供灑掃自是迹不出於廬旦夕哭臨夜則讀禮藉地而寐必苦必塊冬不裘不鑪夏不締不翼務苦體不即安謝賓客絕慶弔雖經籍翰墨素所篤好者盡屏弗近有弔於廬不迎不送茗几供客而席地吸水以對飯則粗糲菜羹雖貴客無二食所言喪禮外惟講學未嘗泛及他務詢以外事不答亦未見其或啟齒有笑容也終三年如一日會家中不戒於火延及羣舍孝子聞災奔救既撲滅即返留老僕理殘穢未嘗入內與妻子一私語外此未嘗一履家門服除家居朔望必晨興拜奠穀新登果新熟一味之新獲者必薦

後嘗臨忌必齋居變食致思三日然後祭祭必豐必潔遵豆之實必妻飴而手獻未嘗由庖人捧饌授罍必子孫供執事進退有儀拜跪有數悽愴之色達於面目一如未除服時如此者終其身身老且病矣猶必命子孫扶掖奠拜未嘗一不親也初漢三未病時孝子念親老謀置良材而近邑無巨柏乃割膏腴十畝腰纏入成皋山中往返千餘里重藟輦木歸及漢三疾篤思桃甚值冬百計不可得以為大感故終身不忍食桃後有饋佳桃而勸之者曰古人致喪止三年子服除十餘載且病甚即嘗似亦無害於禮者何過自苦孝子愀然變色淚承於睫客知不可觸也不敢復勸而孝子即於是年卒年七十有六孝子慈惠篤謹悃悃無華不慕榮進不計財產遇人無賢愚必以誠平居無戲言無妄交不言人過好讀書不喜詞章與舉子業專力宋五子之書而尤服膺於太極圖

說西銘嘗言人如真識得一性字自然不忍為惡著有訓蒙振困錄其後家漸落而周急恤貧一如漢三在日蓋其一生雖恂恂篤謹而慷慨尚氣節實與漢三同也

論曰孝子至性自孩提已過人當廬墓時年已六十又十六年而卒孺慕之誠一如匍匐伏母背時也嗚呼所謂不失赤子之心終身慕父母者非歟蓋其至性之得於天者既獨厚復讀書好學以擴充而節文之故能生事死葬祭祀各盡其誠而不違乎禮夫既立乎其大矣則守身信友愛人散見於日用事物者悉此一本之所生而其孝益全非真有得於圖說西銘者何能如此不然雖有至性終未充實雖能篤行豈皆中節此順親誠身必由格致以明其善也而竟得於今之世嗚乎如孝子者庶幾古之完人矣

得所軒文集

### 李節婦傳

曹若柙 淮甯

節婦姓楊氏項邑處士楊魁女魁早歿室張氏遺腹生女即節婦也幼端謹年二十歸淮邑庠生李耀林子端叢時姑劉氏方病後兩月歿遺一女甫六歲依節婦若母焉越五載端叢亡嘉慶十四年也節婦年二十四子二長三歲次方週痛欲殉又念翁老子少無依且恐貽老母戚勉自活家僅數畝田翁授徒節婦勤織紡始足糊口越十年翁始入庠年已五十三矣後二年卒節婦竭力營葬家益窘長子雲亭初從祖讀書雖困苦不忍令子廢學修金取給外家晝讀夜織冬月足凍流血不稍姑息於次子洛亭亦如之及二子授室長教讀次就耕或因細故有爭言節婦呵之跪泣責之二子各悔艾友愛無間誠二子尺布一錢不得入私諸婦主中饋或棄餘即叱責之謂曠費諸婦唯唯聽命家漸裕置田數十畝時母張年老愛女不忍離嘗迎養於家曲盡烏私咸豐九年捻匪

突至家人悉奔散節婦偕孫媳蔡氏杜氏徒行逃難預令二婦毀容破衣節婦以罵賊中傷血淋漓滿地更以血塗二婦面賊駭疑而去後蔡早亡繼莊氏甫一載夫亡今守節已二十五年杜亦以夫亡守義歷十三年完節以歿同治十一年節婦年八十八郡伯蔣額曰勁節延年奉旨旌表又一年歿子洛亭先節婦卒雲亭服闋後入庠年七十一矣惜節婦不及見也

論曰余交項城楊仲唐孝廉聞為述吾邑李節婦事余心壯之節婦仲唐堂祖姑也一日書其詳求為之傳自維譾陋得為節婦立傳幸矣况其母女雙節二孫媳又以節著貞節萃於一門他日載入邑乘不洵足為闔邑光乎

就正錄

### 節孝李姚氏傳

楊凌閣邑人

丁酉冬李樸庵兄以所修族譜示我內家傳一卷述先德彰內行

質有其文獨其五世祖蘭若公傳乃淮邑曹次樞先生所謨言公少孤母姚氏教之有方潛心濂洛之學居平言動不苟教人必以小學為宗閨門之內肅若朝廷不禁肅然起敬曰賢哉母也前有孟母後有程母不是過也而樸庵即以作傳請余心景之不忍辭夫節婦一身三善備焉少失夫而貞曰節事翁姑維謹曰孝教子以義曰慈雖男子且多有愧邑賢哉母也乾隆二年學憲張以閨中令範旌之傳載邑乘同治十二年郡伯蔣復旌以芳流史傳上其事於 朝奉 旨入祠於是節婦之行近知而遠聞下推而上信聞而彰久而著可以型家而風世而樸庵更留心正學紹蘭若公家學之傳苦節之後必昌善人之報恆遠天道信不爽哉

李氏  
旌譜

### 張母龔太孺人家傳

楊凌閣

余嘗讀上谷郡君家傳深歎侯夫人之德所以佐程大中公推行



仁愛者宜其熾昌厥後兩程夫子起而光大之也乃吾邑龔太孺人平日以德惠及人何其食報於後世者若或爽哉孺人笄年歸張氏為廣庵公配性寬厚勤儉事翁姑佐夫子有賢聲無子一女適傅氏夫弟次子維屏甫免懷孺人親自撫養恩愛如己出接人以忍讓事有拂情未嘗輕見辭色戚鄰有求無不應者惟老與貧尤加恩恤同治初年之亂西北數縣人多被匪虜逃歸者絡繹不絕廣庵公於路施錢米皆孺人贊其成生平懿行甚多獨好善樂施不以貧而或吝實自性生焉則與侯夫人之德亦有合云孺人生於嘉慶五年終於光緒十有九年享年九十有四孺人之孫三寶鼎實弱冠餼於庠為名諸生其進取固未可量今歲丁酉介其友來執贄於余又有志於兩程夫子之學不尤可嘉許乎再見後述其祖母之德甚悉並求立傳余因綴之使附家乘然闡揚先德

於當世益思光大先德於當躬更於鼎寶有厚望而孺人厚德之  
報熾昌厥後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

張氏族譜

孝烈閻先生傳

張錦芳 邑人

自古忠孝之行每揭日月光中天而不可磨滅無論何時何地何  
人聞有忠孝之行出於至性者無不嘖嘖豔稱之如吾項閻君諱  
淑震字省齋當咸豐十年三月十九日皖匪由槐店逼邑城先生  
扶母率家人逃難至汝陽之秦破樓賊騎迫其後厲聲罵賊遂遇  
害歲乙巳余由灤歸家與友人趙慎吾談及鬼神靈應事慎吾言  
昔捻匪之亂吾邑有閻姓者不知為何許人扶母避賊至汝陽之  
永樂寨西南阡與母並遇害村人浮葬之墳前卧二犬促之不去  
夜則紅燈二炬照耀墓側土人至今共呼為閻孝子余因作閻孝  
子傳質諸友人閻君濟源濟源悽然曰是即余先君子也先君子

十九列邑庠旋補增廣生皖匪之變不幸遇賊而死先大母並未  
遇害母氏張苦志堅守養親教子守節數十年以歿至傳其地為  
永樂寨西南者以其在秦破樓之東北也當日賊去後有一人癡  
迷不去疑即害先君子者村人秦智率衆誅之踰月啟葬村南新  
阡面貌如生親鄰奔赴者咸詫異之余曰噫嘻何忠孝節義並萃  
一門若斯耶夫當賊騎四合先生豈不欲與老母家人同避賊鋒  
求生路以適樂土而實逼處此義激於中抗聲罵賊慷慨赴死以  
一身當逆賊方張之勢使老母乘閒脫難縱蹈白刃而不卹其孝  
思為何如此其苦志所堪共諒者也土人至今猶指其遺迹歎歎  
為行人稱道曰孝子從其實也余兄與濟源為總角交同入邑庠  
余與濟源亦相契最久謹據父老所傳與濟源所述者列序如此  
至先生之懿行不及備載然其忠孝大節已足與天地並立日月

爭光而永垂不朽云

張孺人傳

張錦芳

閻太孺人姓張氏邑處士春茂公仲女也年九歲喪父十三喪母歸邑增生閻省齋先生先生下帷讀孺人務勤儉持家井井有條咸豐十年三月十九日皖匪突至先生扶母避難至汝陽之秦破樓厲聲罵賊遂遇害同邑曹欽軒余棣棠淮邑曹次樞諸先生感其義私謚曰孝烈為題墓碣以表揚之孺人時年二十三水漿不入口思以死殉而翁姑在堂稚子甫離襁褓即余友人濟源也孺人念殉節完貞以隨夫主於九泉其事似難而實易守節保孤以絲血食而延宗祀其事似易而實難因勉其難者事翁姑曲盡孝養越二載翁歿伯母叔母與堂弟淑楚相繼棄世具棺殯葬不遺餘力又兼兵燹之後饑饉頻仍食藜藿餐糠粃藏旨甘以奉親復

留以待子雖薪米不給油鹽斷絕晏如也曹欽軒與先生為莫逆交數解囊以調其急因得生全姑病求神自代及卒哭之哀族人感動斂財買棺始得葬濟源從學堂伯淑允族兄鏡秋偶廢學每嚴加訓誨效孟母擇鄰移居學舍旁夜篝燈紡績以伴之彼歐母之畫荻柳母之和熊丸不過如是矣及濟源遊泮水方欣遇嗇於前而報豐於後稍慰平生辛苦之志於萬一詎意積勞成疾卧牀年餘竟不起光緒庚子之變

兩宮西狩余兄隨 扈長安

回鑾後復入京供職濟源奉述孺人節略懇余兄代為報部奏

准入祠建坊以勵風化而垂永久嗚呼如孺人之孝之節堅苦卓

絕濟源行述中記之詳矣余因紀其大者以為之傳

以上閭氏族譜

贈榮祿大夫靜齋張公傳

知縣 朱寶璇 嘉興

世之積功能累行誼歷數十年或百年遠或至於數世而後嗣寔

昌子孫繁殖鬱而為鄉里望必其人其事堅苦卓絕超然有獨異於人而當時若驗若不驗其遠近遲速之故隱若有默操其券而卒有以食其報所謂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者非耶張氏居項城以農林業興其家耕讀相承頌世繼美然當時猶未有赫赫稱傳世至 贈榮祿大夫靜齋公諱致遠始徙居閭樓有地二十頃見義勇為樂善不倦子若孫連翩登賢書捷南宮今馨庵督部堂銅庵觀察皆其孫也鄉里崇科第由來久公淑配劉夫人為淮甯望族掇巍科者踵相接公亦以此自勵師友切磋夙夜不倦積久業益昌試輒列前茅卒以不屑輦金為暮夜行不得志於有司而其年已逾壯矣公既伏處里閑末由以功名發舒其志苟有可以為鄉里福則力行之不倦邑嘗大饑慨然出粟以糴貧者而往往溢其概量以為之益恐又不能以無節也迺製木椀一約盛半升許

為每斗之羨至今相沿以為成法邑之人靡不稱公之德而公弗居焉是時海宇清晏人安無事公獨訶察時變默深遠慮嘗謂天下承平久文武恬嬉盜賊滋盛非有警備曷以自衛乃即所居村環以木城置火器為固圉計故髮捻之亂中原鼎沸而公鄉獨完嗣縣城被兵復輸所儲火器於官竭力助城守卒賴保金其鄉民聞賊迫咸望城求庇守陣者恐賊乘機入怯不敢援手君嚴備以納之存活者尤多蓋君之勇於為義不以顯晦夷險殊也先是公家居課讀培子弟之秀而材者蔚成大器冀異日為國家用紅羊之劫多更磨礪洎海內戡定袁文誠公首倡興學捐資以助公亦獨輸千金修復書院且親督役觀落成焉項自兵燹後文風丕振人材蔚起實公有以成就之而公之長孫先於乙酉年以拔萃領鄉薦壬辰成進士累官直隸總督公之子復於甲午登賢書其次

孫亦早年擲芹香食廩餼以郎官為觀察使後嗣食報正未有艾而當其實心毅力壹意遵行若累九仞之山而必躋其巔綜其畢生行誼如出粟以救饑設備以禦寇開城以活民皆能為人所不願為不能為而公獨毅然為之以植厚德之基然於其始也欲青一衿而未得天之報施其無驗耶其果驗也傳曰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者可信也夫

贈榮祿大夫恩周張公傳

朱寶璇

公姓張氏諱瑞楨字恩周雨埏其別號也世為項之間樓人幼而岐嶷讀書目數行下精於天文地輿之學旁及先秦諸子之書靡不綜覽以博其趣而尤邃於易自來言易者主王氏則言數主程氏則言理各守師承以尊其說公極深研幾見微知著獨能發揮旁通洞明先天自然之機而不拘迹象故其為文亦精深淵懿縱



橫恣肆不規規一格而人莫之能及邑人高子卓如者才望重一時論人少所許可獨傾倒於公嘗贈以詩有風度端凝張九齡沈酣子史醉六經觀書朗朗眼如月下筆振振走雷霆之句其為名流推重如此早歲以首選補博士弟子員旋食廩餼屢薦不獲售而益肆力於文嘗慨粵匪之亂赤地千里瘡痍滿目人多不推致亂之原而委之於劫運因著辨劫論瀨瀚數千言皆有關於世道人心之語甲午中日開釁士鮮用命憤作討倭一檄義正辭嚴人多傳誦時議以東三省數州及臺灣一島割讓於日公復草萬言書力陳東省發祥之地為京師外蔽臺灣亦百戰經營所得萬無可棄理約同鄉公車諸人求代遞以阻其謀而和議且告成不上然有識者咸是其說故議成而三省地無尺寸損公之書隱有力焉當粵匪竄擾豫東項城岌岌不可保公既與邑諸紳畫城守

策助之保全復念族衆散處安輯非易乃倡議聚族而居修寨自衛首捐資助工身自經紀之以迄於成於是張寨張大莊寨次第興版築焉嘗因督促土工往來其間遇匪幾不免而氣不稍衰寨成復以兵法部勒其子弟人始有固志賊不敢逼鄉里窺寨之利爭取公所著練寨會小引一篇師其堅明約束鼓勵士氣諸法稍行之鄰近而寇禍卒賴以獲免者難更僕數歲乙未將偕計吏入都資斧無所出人有勸糶儲粟者公獨不可曰吾以天時人事卜之歲將大饑甯售地以濟用留此儲蓄猶得以活饑者至次歲果驗人第服其先見而詎知公皆循理究數純本經術以致用也禮闈既罷適高子卓如亦解組歸乃與議修縣志徵文考獻釐然悉當又為更定書院章程除積弊復大集族人議修家乘立宗祠以為敬宗收族之道莫先於此惜未竟厥志而卒公少工文中更

喪亂及大難削平遊學大梁諸郡未嘗少倦暮歲始一登賢書蓋其觀變久蘊釀於問學者深故於文不苟作而所作皆卓卓可傳居家儉約耐勞苦如寒素親友有急需傾囊仗助無吝容無德色遇冤抑不平事力解之不計利害以此為僉壬所扼幾至破家然身歿後人每思之不能忘嗚呼絜公立身行事及所發為文章固將造一鄉之福也而豈僅僅造一鄉之福哉

贊曰公之文未大顯於世公之行未大用於時而有子克家早授巍科以去匪若公之忼爽而數奇今方以總督部堂奠邦國之宏基更二難之競爽將同應夫昌期其文章行誼咸能竟公之志大彰其令聞廣譽之施此皆公之盛德有以啟之而永永勿讓樹之以為後世之師

張氏族譜

贈奉政大夫歲貢生高公傳

馬祖蔭邑人

公項城人姓高氏諱敏中字聰齋歲貢生以子孫疊貴 誥封

奉政大夫父祖皆名儒家聲為吾邑望公生而孝友性沈毅有大志早歲知名才學冠士侶時咸豐初朝政日非宦途濫謬公恥之乃屏棄舉業篤嗜陽明之學而於裨闔操縱之術尤精然生平恪謹不輕與人人亦未之奇也會咸豐二年洪楊事起 朝命曾祿生督師武昌大股賊竄入江北意欲越項渡河進取圖燕土匪乘機響應項南一帶盡沒於賊公憤甚首先倡義捐金築城兼練團勇未幾匪首李士林率眾數千攻沈邱且以圖項公極力防禦賊未大逞邑南有地名西廬者以白蓮教黨慣用妖術官軍數敗公出奇計賴以撲滅至五六年間諸賊混合亂如游蜂土匪袁安愚陳大喜等各聚二十餘萬眾攻破民寨據為巢穴銅陽城寨主某被迫亦變公知事急乃孤身上稟請翼長張烺齋許以民團助

原书缺页 149-末